

春官

大宗伯  
鬯人

小宗伯  
甸人

肆師

周禮

卷十九



服部文庫

117

181

8



疏卷第十八

漢鄭氏註

唐賈公彥疏

大宗伯之職掌建邦之天神人鬼地示之禮以佐王建

保邦國建立也立天神地祇人鬼之禮者謂祀之

祭之享之禮吉禮是也保安也所以佐王立安邦國

者主謂凶禮賓禮軍禮嘉禮也目吉禮於上承以立

安邦國者互以相成明尊鬼神重人事示音祇本

示地示之例皆倣此下卷亦然佐本或  
作左音同享許丈反又後不音者同  
疏 國○釋曰





大宗伯之職者以上列其官此列其職也云掌建邦之天神人鬼地示之禮者單言邦據王為言也云以佐王建保邦國者邦國連言據諸侯為說也○**註**建立至人事○釋曰云立天神地祇人鬼之禮者謂祀之祭之享之者經先云人鬼後云地祇鄭則先云地祇後云人鬼者經先云人鬼欲見天在上地在下人藏其間鄭後云人鬼者據下經陳吉禮十二先地祇後人鬼據尊卑為次故也云禮吉禮是也者案下云以吉禮事邦國之鬼神示則此亦吉禮故云禮吉禮是也云保安也所以佐王立安邦國者主謂凶禮賓禮軍禮嘉禮也者鄭知建保邦國中有凶禮已下者案下文其次有五禮具此經直云天神人鬼地示吉禮而已又邦國之上空云建保故知建保中有四禮也是以鄭即云日吉禮於上承以立安邦國者互相成也互相成者王國云吉禮亦有凶禮已下邦國云四禮明亦有吉禮矣以其神非人不事人非神不福故又云明尊鬼神重人事也尊鬼神者據王國特云吉禮重人事者據諸侯特言凶禮已下各舉一邊欲

見五禮皆重故也

**以吉禮事邦國之鬼神示**

**註**事謂祀之祭

之享之故書吉或為告杜子春云書為告禮者非是

當為吉禮書亦多為吉禮吉禮之別十有五

**註**以吉

示○釋曰此已下敘五禮先以吉禮為上云事邦國

之鬼神示者據諸侯邦國而言者也以其天子宗伯

若還據天子則不見邦國若以天子宗伯而見邦國

則有天子可知故舉邦國以包王國○**註**事謂至有

二○釋曰云事謂祀之祭之享之者還據已下所陳

先後為次若然經先云鬼與上下體例不同者欲見

逢時則祭事起無常故先云人鬼也云吉禮之別十

有二者從此下經以禮祀血祭二經天地各有三享

人鬼有六故十二也**以禋祀祀昊天上帝以實柴祀日月星辰**

**以粢燎祀司中司命飗師雨師****註**禋之言煙周人尚

周禮疏

禮記

卷之十一



臭煙氣之臭聞者，燹積也。詩曰：芄芄棫樸，薪之燹之。三祀皆積柴實牲體焉。或有玉帛，燔燎而升煙，所以報陽也。鄭司農云：昊天，天也。上帝，玄天也。昊天，上帝。樂以雲門，實柴，實牛，柴上也。故書實柴，或為賓柴。司中、三能、三階也。司命，文昌宮星，風師箕也。雨師畢也。玄謂昊天，上帝。冬至於圓丘所祀，天皇帝、星，謂五緯辰，謂日月所會十二次。司中、司命、文昌，第五、第四星。或曰：中能，上能也。祀五帝，亦用實柴之禮云。

○煙音因。李又音煙。燹，羊九反。本又作燹。音同。積也。燎，良召反。飄音風。芄，薄工反。一音房逢反。棫，音域。樸，音卜。能，他。

體

來反，下同。以禮至，雨師。○釋曰：此祀天神之三禮。圖于權反。以尊卑先後為次。謂歆神始也。○註禮之至禮云。○釋曰：案尚書洛誥，予以秬鬯二卣，明禮註云：禮，芬芳之祭。又案周語云：精意以享，謂之禮。義並與煙得相叶也。但宗廟用煙，則郊特牲云：臭陽達于牆屋，是也。天神用煙，則此文是也。鄭於禮祀之下，正取義於煙，故言禮之言煙也。云周人尚臭，煙氣之臭聞者，此禮記郊特牲之文也。彼云：殷人尚聲，周人尚臭，尚臭者，取煙氣之臭聞於天，引之者，證煙義也。云燹積也。詩曰：芄芄棫樸，薪之燹之。者，此大雅棫樸之篇，引之證燹得為積也。云三祀皆積柴實牲，玉焉。或有玉帛，燔燎而升煙者，此司中、司命等言燹燎，則亦用煙也。於日月言實牲，至昊天上帝言煙祀，則三祀互相備矣。但先積柴，次實牲，後取煙，事列於卑祀。義全於昊天，作文之意也。但云或有玉帛，則有不用玉帛者。肆師職云：立大祀，用玉帛牲牲。立次祀，用牲幣。立小祀，用牲。彼雖總據天地宗廟諸神，今以天神言之，則二大、小次祀皆有也。以肆師言之，煙祀中有

則豐亮

卷之八

及古



玉帛牲牲三事實柴中則無玉唯有牲幣燹燎中但  
 止有牲故鄭云實牲體焉據三祀有其玉帛惟昊天  
 且之實柴則有帛無玉是玉帛於三祀之內或有或  
 無故鄭云或耳云燹燎而升煙所以報陽也者案郊  
 特牲云升首於室以報陽彼論宗廟之祭以首報陽  
 今天神是陽煙氣上聞亦是以陽報陽故取特牲為  
 義也鄭司農云昊天也者案孝經云郊祀后稷以  
 配天典瑞亦云四圭有邸以祀天故云昊天也云  
 上帝玄天也者案廣雅云乾玄天易文言云夫玄黃  
 者天地之雜也天玄而地黃以天色玄故謂玄名天  
 先鄭蓋依此而讀之則二者異名而同實也若然則  
 先鄭與王肅之等同一天而已似無六天之義故以  
 天解昊天上帝為一也云昊天上帝樂以雲門者先  
 鄭既無六天大帝為一也云昊天上帝樂以雲門者先  
 不知定取何者以祀天云實柴實牛柴上也者案肆  
 師職此三者皆實牲先鄭直據實柴為實牛者偏據  
 一邊而言耳其實皆牛也云故書實柴或為實柴者  
 實柴無義後鄭雖不破當還從實柴也先鄭云司中

三能三階也者案武陵太守星傳云三台一名天柱  
 上台司命為大尉中台中為司徒下台司祿為司  
 空云司命文昌宮星者亦據星傳云文昌宮第四曰  
 司命第五曰司中二文俱有司中司命故兩載之云  
 風師箕也者春秋緯云月離於箕風揚沙故知風師  
 箕也云雨師畢也者詩云月離於畢俾滂沱矣是雨  
 師畢也若左氏傳云天有六氣降生五味五味即五  
 行之味也是陰陽風雨晦明六氣下生金木水火土  
 之五行鄭義大陽不變陰為金雨為木風為土明為  
 火晦為水若從妻所好言之則洪範云星有好風星  
 有好雨鄭註云箕星好風畢星好雨是土十為木八  
 妻木八為金九妻故東方箕星好風西方畢星好雨  
 以此推之則北官好燠南官好暘中央四季好寒也  
 皆是所尅為妻是從妻所好之義也玄謂昊天上帝  
 冬至於圓丘所祀天皇大帝者案大司樂下文凡樂  
 圓鍾為宮云云冬至於地土之匱丘奏之若樂六  
 變則天神皆降是也引之以破先鄭昊天上帝與五  
 天為一之義云星謂五緯者五緯即五星東方歲星  
 周禮



南方熒惑西方太白北方辰星中央鎮星言緯者二十八宿隨天左轉為經五星左旋為緯案元命包云文王之時五星以聚房也星備云歲星一日行十二分度之一十二歲而周天熒惑日行三十三分度之一十三歲而周天鎮星日行二十八分度之二二十八歲而周天大白日行八分度之一八歲而周天辰星日行一度一歲而周天是五緯所行度數之事且諸文皆星辰合解之故尚書堯典云曆象日月星辰洪範五紀亦云星辰鄭皆星辰合釋者餘文於義不得分為二故合釋此文皆上下不見祭五星之文故分星為五緯與辰別解若然辰雖據日月會時而言辰即二十八星也案昭七年左氏傳晉侯問伯瑕曰何謂六物對曰歲時日月星辰是謂也公曰多語寡人辰而莫同何謂辰對曰日月之會是謂辰故以配日是其事但二十八星面有七不當日月之會直謂之房星若日月所會則謂之宿謂之辰謂之次亦謂之房故尚書胤征云辰弗集于房孔註云房日月所會是

也云司中司命文昌第五第四星者此破先鄭也何則先鄭以為司中是三台司命是文昌星今案三台與文昌皆有司中司命何得分之故後鄭云文昌第五第四星必先言第五後云第四者案文昌第四云司命第五云司中此經先云司中後云司命後鄭欲先說司中故先引第五證司中後引第四證司命故文倒也案武陵太守星傳云文昌宮六星第一曰上將第二曰次將第三曰貴相第四曰司命第五曰司中第六曰司祿是其本也云或曰中能者亦據武陵太守星傳而言云三台一名天柱上台司命為大尉中台司中為司徒下台司祿為司空引此破先鄭也云祀五帝亦用實柴之禮云者案禮記祭義云大報天而主日配以月祭天以日為主故知五帝與日月同用實柴也若然五帝與昊天其服同大裘其牲同繭栗於燔柴退與日月等者禮有損之而益亦如社稷服絺冕及其血祭即在五嶽之上亦斯類也案春秋緯運斗樞云大微宮有五帝座星即春秋緯文耀鉤云春起青受制其名靈威仰夏起赤受制其名



赤熒怒秋起白受制其名白招拒冬起黑受制其名  
 叶光紀季夏六月火受制其名含樞紐又元命包云  
 大微為天庭五帝以合時此等是五帝之號也又案  
 元命包云紫微宮為大帝又云天生大列為中宮大  
 極星星其一明者大一帝居傍兩星巨辰子位故為  
 北辰以起節度亦為紫微宮紫之言中此宮之中天  
 神圖法陰陽開閉皆在此中又文耀鉤云中宮大帝  
 其北極星下一明者為大一之先合元氣以斗布常  
 是天皇大帝之號也又案爾雅云北極謂之北辰鄭  
 註云天皇北辰耀魄寶又云昊天上帝又各大一帝  
 君以其尊大故有數名也其紫微宮中皇天上帝亦  
 名昊天上帝得連上帝而言至於單名皇天單名上  
 帝亦得故尚書君奭云公曰君奭我聞在昔成湯既  
 受命時則有若伊尹格于皇天鄭註云皇天北極大  
 帝又掌次云張隴案設皇邸以旅上帝上帝即大帝  
 堯典云欽若昊天皆是上帝單名之事月令更無祭  
 五帝之文故季夏云以供皇天上帝鄭分之皇天北  
 辰耀魄寶上帝大微五帝亦是上帝單號之事若然

欽若二字疑是春曰

大帝得單稱與五帝同五帝不得兼稱皇天昊天也  
 異義天號等六今尚書歐陽說曰欽若昊天夏曰蒼  
 天秋曰旻天冬曰上天總為皇天爾雅亦然故尚書  
 說云天有五號各用所宜稱之尊而君之則曰皇天  
 元氣廣大則稱昊天仁覆愍下則稱蒼天自上帝監下  
 則稱上天據遠視之蒼蒼然則稱蒼天謹案尚書堯  
 命羲和欽若昊天總勅四時知昊天不獨春秋左  
 氏曰夏四月巳丑孔子卒稱昊天不弔時非秋天玄  
 之聞也爾雅者孔子門人作以釋六藝之文言蓋不  
 誤矣春氣博施故以廣大言之夏氣高明故以遠言  
 之秋氣或殺或生故以旻天言之冬氣閉藏而清察  
 以監下言之昊天者其尊大號六藝之中諸稱天者  
 以已情所求言之非必正順於時解浩浩昊天求之  
 博施蒼天求之高明昊天不弔則求天殺生當得其  
 宜上天同雲求之所為當順於時此之求猶人之說  
 事各從主耳若察于時所論從四時天各云所別故  
 尚書所云者論其義也二者相須乃足此名非必紫  
 微宮之正直是人逐四時五稱之鄭云皇天者其尊



大之號不逐四時為名似本正稱此經星辰與司中  
 司命風師雨師鄭君以為六宗案尚書堯典禋于六  
 宗但六宗之義有其數無其名故先儒各以意說鄭  
 君則以北星也辰也司中也司命也風師也雨師也  
 六者為六宗案異義今歐陽夏侯說六宗者上不及  
 天下不及地傍不及四時居中央恍惚無有神助陰  
 陽變化有益於人故郊祭之古尚書說六宗天地神  
 之尊者謂天宗三地宗三天宗日月星辰地宗岱山  
 河海日月屬陰陽宗北辰為星宗岱為山宗河為水  
 宗海為澤宗祀天則天文從祀祀地則地理從祀謹  
 案夏侯歐陽說云宗實一而有六各實不相應春秋  
 魯郊祭三望言郊天日月星辰河海山川凡六宗魯下天  
 子不祭日月星但祭其分野星其中山川故言三望  
 六宗與古尚書說同玄之聞也書曰肆類于上帝禋  
 于六宗望于山川徧于羣神此四物之類也禋也望  
 也徧也所祭之神各異六宗言禋山川言望則六宗  
 無山川明矣周禮大宗伯曰以禋祀祀昊天上帝以  
 實柴祀日月星辰以槱燎祀司中司命風師雨師凡

掃

詔

許疑註記

此所祭皆天神也禮記郊特牲曰郊之祭也迎長日  
 之至也大報天而主日也兆於南郊就陽位也歸地  
 而祭於其質也祭義曰郊之祭大報天而主日配以  
 月則郊祭并祭日月可知其餘星也辰也司中司命  
 風師雨師此之謂六宗亦自明矣禮論王莽時劉歆  
 孔昭以為易震巽等六子之卦為六宗漢武即位依  
 虞書禮于六宗禮用大社至魏明帝時昭令王肅議  
 六宗取家語宰我問六宗孔子曰所宗者六埋少牢  
 於大昭祭時相近於坎壇祭寒暑王宮祭日夜明祭  
 月幽祭祭星雩祭祭水旱孔安國註尚書與此同張  
 融許從鄭君於義為允案月令孟冬云祈來年於天  
 宗鄭云天宗日月星辰若然星辰入天宗又入六宗  
 其日月入天宗即不入六宗之數也以其祭天  
 主日配以日月日月既尊如是故不得入宗也

祭祭社稷五祀五嶽以狸沈祭山林川澤以醢辜祭

四方百物註不言祭地此皆地祇祭地可知也陰祀



自血起，貴氣臭也。社稷，土穀之神，有德者配食焉。共工氏之子曰句龍，食於社。有厲山氏之子曰柱，食於稷。湯遷之而祀棄，故書祀作禋。禋為罷，鄭司農云：禋當為祀，書亦或作祀。五祀，五色之帝，於王者宮中曰五祀。罷，辜，披磔牲以祭。若今時磔狗祭以止風，玄謂此五祀者，五官之神，在四郊。四時迎五行之氣於四郊而祭五德之帝，亦食此神焉。少昊氏之子曰重，為句芒，食於木。該為蓐收，食於金。脩及熙為玄冥，食於水。顓頊氏之子曰黎，為祝融，后土食於火。土，五嶽，東

照 暖

曰岱宗，南曰衡山，西曰華山，北曰恒山，中曰嵩高山。不見四竇者，四竇五嶽之匹，或省文。祭山林曰埋，川澤曰沈，順其性之含藏。禴，禴牲胸也。禴而磔之，謂磔攘及蜡祭，郊特性曰八蜡，以祀四方。四方年不順成，八蜡不通，以謹民財也。又曰蜡之祭也，主先嗇而祭司嗇也。祭百種以報嗇也。饗農及郵表蠲禽獸仁之至義之盡也。  
○狸亡皆反，劉莫拜反，沈如字，劉直蔭反，齶字逼反，一音方麥反，其音恭，句古侯反，下同。厲如字，本或作烈，禋音祀，又作祀，罷如字，一音芳皮反，磔張格反，食此音嗣，下食宗族同，少昊詩詔反，下少昊同，重直龍反，該古來反，蓐音辱，同，不見賢遍反，此內不音者同，竇音獨，本亦作瀆，下同，省



所景反磔攘如羊反蜡七詐反種章勇反郵有牛反  
 啜音綴井田間道左思吳都賦云吟啜無數又陟劣  
 反禮尊卑之次亦是歆神始也云以血祭祭社稷  
 五祀五嶽者此皆地之次祀先薦血以歆神已下二  
 祀不復用血也○釋曰不言至盡也○釋曰云不言祭  
 地此皆地祇祭地可知也○此經對上經祭天則  
 大次小三者具此經雖見三祀唯有大小祀而已以  
 其方澤與昊天相對此經方澤不見者此血祭下仍  
 有狸沈與臨辜二祀三祀具得與上天神三者相對  
 故闕大地也且社稷亦土神故舉社以表地示鼓人  
 職亦云靈鼓鼓社祭亦舉社以表地此其類也若大  
 地方澤常用瘞埋與昊天煙相對故鄭云不言祭地  
 此皆地祇祭地可知也云陰祀自血起者對天為陽  
 祀自煙起貴氣臭同也云社稷土穀之神者案孝經  
 緯援神契云社者五土之神稷者原隰之神五穀  
 稷為長五穀不可偏敬故立稷以表郊特牲亦云  
 社者神地之道社者土之神稷者穀之神故云土穀

之神也云有德者配食焉云云至而祀棄案左氏昭  
 公二十九年傳云共工氏有子曰句龍為后土后土  
 為社則是死乃配社食之云有厲山氏之子曰柱食  
 於稷湯遷之而祀棄者案左傳云有烈山氏之子曰  
 柱為稷案祭法云厲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農能  
 殖百穀夏之衰也周棄繼之故祀以為稷若然稷祀  
 棄實在湯時云夏之衰者遷柱由旱欲見旱從夏起  
 故據夏而言也是以書序云湯既勝夏欲遷其社不  
 可作夏社註云犧牲既成案盛既潔祭以其時而旱  
 暵水溢則變置社稷當湯伐桀之時旱致災明法以  
 薦而猶旱至七年故湯遷社而以周棄代之欲遷句  
 龍以無可繼之者於是故止其旱在夏之時驗也先  
 鄭云五祀五色之帝於王者宮中曰五祀者先鄭意  
 此五祀即掌次云祀五帝一也故云五色之帝後鄭  
 不從者案司服云祀昊天與五帝皆用大裘當在圓  
 丘與四郊上今退在社稷之下於王者宮中失之遠  
 矣且五帝天神當在上經陽祀之中退在陰祀之內  
 一何陋也云罷辜披磔牲以祭者此先鄭從古書罷



於義未可故後鄭不從罷從經驅為正其云披磔牲  
 以祭仍從之矣云若今時磔狗祭以止風者此舉漢  
 法以況驅辜為磔之義必磔狗止風者狗屬西方金  
 金制東方木之風故用狗止風也玄謂此五祀者五  
 官之神在四郊者生時為五官死乃為神配五帝在  
 四郊知在四郊者鄭即引月令四時四立之日迎氣  
 在四郊并季夏迎土氣是五迎氣故鄭云四時迎五  
 行之氣於四郊也云而祭五德之帝亦食此神焉若  
 但迎氣迎五方天帝雖不言祭人帝按月令四時皆  
 陳五德之帝大昊炎帝黃帝少昊顓頊等五德之帝  
 并五人神於上明知五人神為十二月聽朔及四時  
 迎氣而陳故鄭此註及下青圭赤璋之下註皆云迎  
 氣時并祭五人帝五人神也云少昊氏之子曰重已  
 下案昭二十九年魏獻子問蔡墨曰社稷五祀誰氏  
 之五官對曰少皞氏有四叔曰重曰該曰脩曰熙實  
 罷金木及水使重為句芒該為蓐收脩及熙為玄冥  
 世不失職遂濟窮彘此其三祀也顓頊氏有子曰犁  
 為祝融共工氏有子曰句龍為后土此其二祀也后

土為社稷為田正有烈山氏之子曰柱為稷趙商問  
 春秋昭二十九年左傳曰顓頊氏之子犁為祝融共  
 工氏有子曰句龍為后土其二祀五官之神及四郊  
 合為稷食后土祭法曰共工氏霸九州也其子曰后  
 土能平九州故祀以為社社即句龍答曰犁為祝融  
 句龍為后土左氏下言后土為社謂暫作后土無有  
 代者故先師之說犁兼之因火土俱位南方此註云  
 黎為祝融后土食于火土亦惟見先師之說也云五  
 嶽東曰岱宗南曰衡山西曰華山北曰恒山中曰嵩  
 高山者此五嶽所在據東都地中為說大司樂云  
 四鎮五嶽崩註云華在豫州嶽在雍州彼據鎬京為  
 說彼必據鎬京者彼據災異若據洛邑則華與嵩高  
 在豫州其雍州不見有災異之事故註有異也案  
 爾雅江河淮濟為四瀆為定五嶽不定者周國在雍  
 州時為西嶽故權立吳嶽為西嶽非常法爾雅不載  
 以東都為定故爾雅載之也若然此南嶽衡案爾雅  
 霍山為南嶽者霍山即衡山也故地理志揚州霍山  
 為南嶽者山今在廬山彼霍山與冀州霍山在嵩華

司豐充

卷之八

及古蜀



者別云不見四瀆者四瀆五嶽之匹或省文者五嶽四瀆相對若天地故設經省文惟見五嶽也若然下云狸沈祭山川澤五嶽歆神雖與社稷同用血五嶽或異代法耳若然廢縣既非周法而校人云凡將事于四海山川則飾黃駒註云王巡守過大山川則有殺駒以祈沈禮與玉人云天子以巡守宗祝以前馬註云其祈沈以馬宗祝亦執爵以先之彼亦言祈沈者祈沈雖非周法引以況義無嫌云祭山林曰埋川澤曰沈順其性之含藏者經理沈祭山林川澤總言不析別而說故鄭分之以其山林無水故埋之川澤有水故沈之是其順性之含藏也云臨驅牲胸也者無正文蓋據當時臨驅牲體者皆從胸臆解析之故以胸言之云謂磔禩及蜡祭者案禮記月令云九門磔禩又十二月大儺時亦磔禩是磔牲禩去惡氣之禮也云及蜡祭者案彼云蜡也者索也歲十二月合聚萬物而索享之謂天子於周之十二月建亥之月於郊而為蜡法此所引郊特牲曰八蜡已下彼

據諸侯行蜡法彼云八蜡以記四方不作祀作祀者誤云八蜡以記四方者謂八蜡之禮以記四方諸侯知順成不順成若年不順成則八蜡不通以謹民財也若四方諸侯年穀有不順四時成熟者其八蜡不得與四方成熟之處通祭八蜡也云以謹民財者八蜡既不通明民不得行黨正飲酒奢侈之事故云以謹民謹民謂謹節民之用財之法也又曰蜡之祭也主先嗇而祭司嗇者彼註云先嗇若神農者祭司嗇后稷是也云祭百種以報嗇也者謂合聚萬物而索享之以報收嗇之功故云祭百種以報嗇也云享農及郵表畷者彼註云農謂田畷典田大夫郵表畷畷止也謂田畷督約百姓於井間之處也是郵行往來立表畷止於其下是止息之處有神亦祭之云禽獸仁之至義之盡也者八蜡者案彼祭有先嗇一也司嗇二也農三也郵表畷四也猫虎五也坊六也水庸七也昆蟲八也蜡之中有猫虎是禽獸也云仁之至者禮饗先嗇司嗇及農是仁恩之至義之盡者據饗猫虎坊與水庸郵表畷之等是義之盡引之者證祭亦



磔牲之事也

以肆獻裸享先王以饋食享先王以祠春享先王以禴夏享先王以嘗秋享先王以烝冬享先王

**註**宗廟之祭有此六享肆獻裸饋食在四時之上則

是禘也禘也肆者進所解牲體謂薦熟時也獻獻醴

謂薦血腥也裸之言灌灌以鬱鬯謂始獻尸求神時

也郊特牲曰魂氣歸于天形魄歸于地故祭所以求

諸陰陽之義也殷人先求諸陽周人先求諸陰灌是

也祭必先灌乃後薦腥薦熟於禘逆言之者與下共

文明六享俱然禘言肆獻裸禘言饋食者舊有黍稷

互相備也魯禮三年喪畢而禘於太祖明年春禘於

羣廟自爾以後率五年而再殷祭一禘一禘○肆他

骨體裸古亂反禴餘若反烝之承以肆至先王

反禘戶夾反率五音律又音類釋曰此一經陳

享宗廟之六禮也此經若細而言之即有六禮總而

言之則亦有三等之差肆獻裸是禘之大祭以饋食

是禘之次祭以春享以下是時祭之小祭若以總用

衾冕大牢言之此亦皆為大祭也故酒正註云大祭

者王服大裘衾冕所祭是也此六者皆言享者對天

言祀地言祭故宗廟言享享獻也謂獻饌具於鬼神

也○宗廟至一禘釋曰云宗廟之祭有此六享

者此則吉禮十二之中處其六也云獻裸饋食在

四時之上則是禘也禘也者但周法有三年一禘則

文二年大事于大廟公羊傳云大事者何大禘也大

禘者何合祭也毀廟之主陳于太祖未毀廟之主皆



其廟爾雅云禘大祭者禘是總名祭法祭天圓丘亦  
 曰禘大傳云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謂夏正郊天亦  
 曰禘夏殷四時之祭夏祭亦曰禘但於周宗廟之祭  
 則有五年禘禘雖小於禘大於四時亦是大祭之名  
 也云肆者進所解牲體謂薦孰時也者薦孰當朝踐  
 後燔祭時故禮運云腥其俎孰其餼鄭云孰其餼謂  
 體解而燔之是其饋獻以益齊之節故云薦孰時  
 但體解之時必其解以為二十一體故云肆也云獻  
 獻醴謂薦血腥也者此是朝饗節當二灌後王出迎  
 牲祝延尸出戶坐於堂上南面迎牲入豚解而醒之  
 薦於神坐以玉爵酌醴齊以獻尸后亦以玉爵酌醴  
 齊以獻尸故云謂薦腥也云裸之言灌者經云裸者  
 是古之裸室取神齊之義故從示鄭轉從灌者以鬱  
 鬯灌也降神取澆灌之義故從水言灌以鬱鬯謂始  
 獻尸求神時也者凡宗廟之祭迎尸入戶坐於主北  
 先灌謂王以圭瓚酌鬱鬯以獻尸尸得之灑地祭訖  
 啐之奠之不飲尸為神象灌地所以求神故云始獻

尸求神時也言始獻對後朝踐饋獻醴尸等為終故  
 此稱始也郊特牲曰魂氣歸于天形魄歸于地故祭  
 所以求諸陰陽之義也者人之歛吸出入之氣為鬼  
 耳目聰明為鬼人死魂氣歸于天為陽形魄歸于地  
 為陰祭時作樂為陽是求諸陽灌地為陰是求諸陰  
 故云求諸陰陽之義也云殷人先求諸陽周人先求  
 諸陰者此二代自相對殷人先求諸陽謂未灌先合  
 樂周人先求諸陰謂未合樂先灌故云未諸陰灌是  
 也引之者欲見周人祭先灌之意云祭必先灌乃後  
 薦腥薦孰於禘逆言之者與下共文明六享俱然者  
 知向所說其先灌訖王始迎牲次腥其俎腥其俎訖  
 乃燔燔祭訖始迎尸入室乃有黍稷是其順也今此  
 經先言肆肆是饋獻節次言獻是朝踐節後言灌灌  
 是最在先之事是於禘逆言之也言與下共文明六  
 享俱然者既從下向上為文即於下五享與上禘祭  
 皆有灌獻肆三事耳故云六享俱然云禘言肆獻灌  
 禘言饋食者著黍稷互相備也者禘言肆獻灌明  
 禘亦有之禘言饋食是黍稷則禘亦有黍稷也者



明也明有黍稷互相備矣云魯禮三年喪畢而禘於  
 大祖者此以周衰禮廢無文可明春秋左氏傳云周  
 禮盡在魯即以春秋為魯禮今言魯禮者指春秋而  
 言也春秋三年喪畢而禘於大祖謂若文公二年秋  
 八月大事於大廟躋僖公僖公三十年薨至文二年  
 秋八月於禮雖少四月猶是三年喪畢而為禘祭也  
 是魯禮三年喪畢而禘於大祖謂周公廟周公  
 廟中而為禘祭也云明年春禘於羣廟者此明年春  
 禘雖無正文約僖公宣公得知矣案僖公八年及宣  
 公八年皆有禘文則知僖公宣公二年春有禘可知  
 何者以文公二年禘則知僖公宣公二年亦有禘  
 公宣公二年既為禘則明年是三年春禘四年五年  
 六年秋禘是三年禘更加七年八年春禘明矣故云明  
 故僖公宣公八年皆有禘是與年春禘明矣故云明  
 年春禘於羣廟也云自爾以後五年而再殷祭者公  
 羊傳文假大也除明年春從四年也後四年五年六  
 年七年八年八年之中四年五年六年為三年禘七  
 年八年添前為五年禘是五年再殷祭也公一禘一

禘者是禮識文謂五年之中為一禘一禘也鄭言此  
 者欲見肆獻裸及饋食三者為禘禘從三年喪畢後  
 為始之意也從禮祀已下至此吉禮十二皆歆神始  
 何者案大司樂分樂而序之云乃奏黃鍾歌大呂舞  
 雲門以祀天神已下復云圜鍾為宮若樂六變天  
 神皆降若樂八變地示皆出若樂九變人鬼可得而  
 禮鄭云天神則主北辰地祇則主崑崙人鬼則主后  
 稷先奏是樂以致其神禮之以玉而裸焉彼先奏是  
 樂以致其神則天神地祇人鬼皆以樂為下神始也  
 彼鄭云禮之以玉據天地祇人鬼皆以樂為下神始也  
 天神言禘地示言血此宗廟六享言禘是其天地宗  
 廟皆樂為下神始禘血與裸為歆神始也又案禮器  
 與郊特牲皆言郊血大享腥三獻燔一獻熟者皆是  
 薦饌始也以其郊是祭天而言用血大享是祭羣先  
 王而言用腥三獻是社稷而言用燔一獻是祭羣小  
 祀而言用孰與此是其先彼是其後後為薦饌可知  
 故郊言血大享言腥三以凶禮哀邦國之憂  
 獻言燔一獻言熟也  
 周禮疏 卷之六 禮記



救患分哉凶禮之別有五 **冠** 以凶至之憂。釋曰：此

如吉禮舉外以包內之義。凡言哀者皆謂被凶。裁從

後以物哀之也。 **冠** 哀謂至有五。釋曰：云哀謂救

患分哉者此據左氏僖元年夏六月邢遷于夷儀諸

侯城之救患也。凡侯伯救患分哉討罪禮也。引之者

證哀者從後往哀之義言救患分哉討罪者救患即

邢有不安之患諸侯城之是救患也分哉謂若宋戎

諸侯會于澶淵謀歸宋時是分哉也討罪謂諸侯無

故相伐是罪人也霸者會諸侯共討之是討罪也三

者皆是相哀之法故并代引之 **以喪禮哀死亡** **冠** 哀謂親者服焉疏

者舍禭 **冠** 舍戶暗反本 **冠** 哀謂至舍禭。釋曰：諸

鄭不解亡則亡與喪為一以其逃亡無可哀故也云

哀謂親者服焉據上文云哀邦國之憂則此亦據

諸侯邦國之內而言但天子諸侯經傳期下

無服若始封之君不臣諸父昆弟亦有服 **冠** 鄭云親

者服焉疏者舍禭者鄭廣解哀義不專據天子諸侯

之身也案士喪禮親者不將命註云大功已上有同

財之義無歸舍法鄭云親者服焉據大功親以上直

有服無舍法若小功以下有舍并有服也若然此據

大夫已下而說天子諸侯雖無服其舍禭則有之故

春秋王使榮叔歸舍且賙士喪禮君使人禭明天子

諸侯於臣子 **以荒禮哀凶札** **冠** 荒人物有害也曲禮

皆有舍禭也 **以荒禮哀凶札** **冠** 荒人物有害也曲禮

曰歲凶年穀不登君膳不祭肺馬不食穀馳道不除

極疏同

祭事不縣大夫不食梁士飲酒不樂札讀為截謂疫

癘 **冠** 札如字又 **冠** 荒人至疫癘。釋曰：云荒人物

音截縣音玄 **冠** 有害者經云荒以為目下云凶札

則荒中有凶是物有害荒中兼有札是人有害案司

服云大札大荒則素服註云札疫病荒飢饉者彼不



除為妨民取蔬食也皆為貶損若然君言不祭肺馬不食穀祭事不縣則大夫士亦然大夫言不食梁梁加穀士飲酒不樂則人君曰食黍稷稻粱亦貶於飲酒亦不樂君臣互見為義也云札讀為截截謂疫癘者鄭讀從截絕之義故也春秋有天昏札以弔禮哀

**禍裁** 謂遭水火宋大水魯莊公使人弔焉曰

天作淫雨害於衆盛如何不弔廐焚孔子拜鄉人為

火來者拜之止一大夫再亦相弔之道 為火于偽

**同** 禍裁至之道釋曰禍裁謂遭水火鄭知義

也案莊十一年秋宋大水魯人使弔之傳例雨三日

已上為淫廐焚孔子拜鄉人為火來者事見禮記雜

記云亦相弔之道者謂 **以禮禮哀圍敗** 同盟者會

合財貨以更其所喪春秋襄三十年冬會于澶淵宋

裁故是其類 禮劉戶外反徐古外反更音 **疏** 同盟至

其類釋曰此經本不定若馬融以為國敗正本多

為圍敗謂其國見圍入而國被禍敗喪失財物則同

盟之國會合財貨歸之以更其所喪也必知禮是會

合財貨非會諸侯之兵救之者若會合兵當在軍禮

之中故知此禮是會合財貨以濟之也故大行人云

致禮以補諸侯之裁小行人亦云若國師役則命犒

禮之是其有財貨相補之驗故引左氏澶淵之會為

證也案左氏傳為宋裁諸侯之大夫謀歸宋財是以

冬十月叔孫豹會晉趙武齊公孫蠆宋向戌衛北宮

佗鄭罕虎及小邾之大夫會于澶淵既而無歸于宋

故不書其人君子曰信其不可不慎澶淵之會卿不

書不信也又云書曰某人尤之也若然既而無

歸宋財引者此取本謀 **以恤禮哀寇亂** 恤憂也鄰

歸宋財一邊義無嫌也



國相憂兵作於外為寇作於內為亂

**亂** 亂。恤憂至為

鄰國相憂者亦上云哀邦國之憂據諸侯為說故鄭

以鄰國解之云兵作於外為寇作於內為亂者案文

公六年魯惠伯云兵作於內為亂於外為寇又成公

十七年長魚矯曰臣聞亂在外為姦在內為軌御姦

以德御軌以刑據此文既言寇亂當據惠伯之言為

義也而云哀之者既不損財物當遣使往諮問安不

已**以賓禮親邦國** 親謂使之相親附賓禮之辨有

八 **覲** 親謂至有八。釋曰經既云親邦國後鄭還

也賓禮之別有八者即下文春見曰朝夏見曰宗秋

見曰覲冬見曰遇時見曰會殷見曰同 **此六禮者**

以諸侯見王為文六服之內四方以時分來或朝春

或宗夏或覲秋或遇冬名殊禮異更遞而徧朝猶朝

也欲其來之早宗尊也欲其尊王覲之言勤也欲其

勤王之事遇偶也欲其若不期而偶至時見者言無

常期諸侯有不順服者王將有征討之事則既朝覲

王為壇於國外合諸侯而命事焉春秋傳曰有事而

會不協而盟是也殷猶眾也十二歲王如不巡守則

六服盡朝朝禮既畢王亦為壇合諸侯以命政焉所

命之政如王巡守殷見四方四時分來終歲則徧

朝直遙反註下不出者皆同遞 **此六至則徧**

音弟徧音遍下同猶朝張遙反 **此六禮者**

同禮流 卷之八 十七 及古周



常月疑常期 偶勤 討

以諸侯見王為文者案此經文皆云見是下於上稱見故云諸侯見王為文也秋官大行人云春朝諸侯之等皆云朝覲諸侯是上下見諸侯為文故彼註云王見諸侯為文二者相對為文不同以彼是天子見諸侯之義故圖天下之事以此邦國之功皆據天子為主故以天子見諸侯為文此則諸侯依四時朝天子故以諸侯見天子為文云六服之內四方以時分來或朝春或宗夏或覲秋或遇冬者謂要服以內侯甸男采衛要之等云四時分來春東方六服當朝之歲盡來朝夏南方六服當宗之歲盡來宗秋西方六服當觀之歲盡來觀冬北方六服當遇之歲盡來遇是其或朝春或宗夏或覲秋或遇冬之事也六朝之言朝也欲其勤王之舉也其來之早宗尊也欲其尊王觀之言觀也解其名也四方諸侯來朝觀天子豈有別意乎明各舉一邊互見為義耳云時見者言無常期者非謂時常月直是事至之時故云時者言其無常期也言諸侯有不順服此解時之義也云王將有征伐之事者

諸侯既不順服明知有征討之事也云則既朝覲王為壇於國外台諸侯而命事焉者此司儀及覲禮所云為壇合諸侯是也云命事者謂命以征討之事即大行人云時會以發四方之禁禁是九伐之法也云春秋傳曰有事而會不協而盟者此昭三年鄭子太叔曰文襄之霸也其務不煩諸侯令諸侯三歲而聘五歲而朝有事而會不協而盟引之者證時會之義但時霸者會盟諸侯非王者法引之者取一邊證為壇會盟之事同若然當諸侯有不順王命者不來其順服者皆來朝覲天子一則顯其順服二則欲助天子征討故來也云既朝覲者若不當朝之歲則不須行朝覲於國中直壇朝而已其當朝之歲則一受之於中春夏行朝宗於王廟受享於廟秋冬則一受之於廟也故鄭云既朝覲王為壇於國外也云殷猶眾也十二歲王如不巡守則六服盡朝朝禮既畢王亦為壇合諸侯以命政焉鄭知十二歲者案大行人云十有二歲王乃巡守殷國若王無故則巡守王制及尚書二歲王乃巡守殷國若王有故則此云殷見曰同及大行人所云者是也若王有故則此云殷見曰同及大行人



片禮疏  
云殷國是也。云殷同者，六服眾皆同來，言殷國者，眾來見於王國，其事一也。鄭知為壇於國外者，觀禮云：諸侯覲於天子，為宮方三百步，四門，壇十有二尋，深四尺，加方明于其上。鄭註云：四時朝覲受之於廟，此謂時會殷同也。明知諸侯覲見亦為壇於國外，若巡守至方嶽，然云所命之政，如王巡守者，巡守命政則王制所云命典禮考禮命市納價之類，又尚書所云歲二月東巡守，已下修五禮，五玉及協時，月正日之等皆是也。云殷見四方四時分來終歲，則徧者，若四時服數來朝，則當朝之歲，大行人所云侯服年年朝，甸服五年朝，男服三年朝，采服四年朝，衛服五年朝，要服六年朝，各隨其年而朝。若殷見曰同春，則東方六服盡來，夏則南方六服盡來，秋則西方六服盡來，冬則北方六服盡來，故云四方四時分來終歲，則徧矣。  
**時聘曰問，殷覲曰視。**  
**註**時聘者亦無常期，天子有事乃聘之焉，竟外之臣既非朝歲，不敢瀆為小禮，殷

覲謂一服朝之歲，以朝者少，諸侯乃使卿以大禮眾聘焉。一服朝在元年七年十一年。  
**○**覲他弔反，一音他。覲反，竟音境。  
**疏**時聘至一年。釋曰：此二經者是諸侯遣臣聘問天子之事，鄭知時聘是無常期者，以其與上文時見同言時，則知此時聘亦無常期也。云天子有事乃聘之焉者，上時是當方諸侯不順服，其順服者當方盡朝，無遣臣來之法，其餘三方諸侯不來，諸侯聞天子有征伐之事，則遣大夫來問天子，故云天子有事乃聘之焉。云竟外之臣既非朝歲，不敢瀆為小禮者，瀆數也。天子無事，不敢數遣大夫聘問天子，以是故有事乃遣大夫問也。必知時聘遣大夫，不使卿者，以其經稱問案聘禮，小聘曰問，使大夫，此經云曰問，明使大夫也。云殷覲謂一服朝之歲，以朝者少者，以其周法依大行人，諸侯服數來朝，則有一服朝之歲，諸侯既不自朝，明使卿來聘天子，故稱殷眾也。若殷見然，云朝者少卿來則眾也，云諸侯乃使卿以大



禮衆聘焉者鄭知使卿以大禮者見聘禮大聘使卿此既諸侯使臣代以來明不得使大夫故知使卿以大禮衆聘焉使卿爲大禮對使大夫爲小禮也云一服朝在元年七年十一年者鄭約大行人要服之內諸侯服數來朝一服朝當此三年以其侯服年年朝甸服二年朝四年朝六年朝八年朝十年朝十二年朝從天子巡守是甸服於元年七年十一年無朝法是使卿殷觀也男服三年朝六年朝九年朝十二年朝從天子巡守於元年七年十一年亦無朝法是亦使卿以大禮聘天子也采服四年朝八年朝十二年朝天子巡守則元年七年十一年亦無朝天子之法是亦使卿以大禮聘天子也衛服五年朝十年朝則元年七年十一年亦無朝天子法是亦使卿以大禮聘天子也故知一服朝在元年七年十一年也

**邦國** 同謂威其不協僭差者軍禮之別有五○僭

反沈劄林反差初  
 佳反沈初宜反  
 云同謂威其不協僭差者使之和協不僭差僭差謂若禮記郊特牲云宮縣白牡朱干設錫之類皆是諸侯之僭  
**大師之禮用衆也**  
 禮也  
 云大師者謂天子六軍諸侯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出征之法用衆鄭云用其義勇者論語云見義不爲無勇也見義謂見君有危難當致身授命以救君是見義而爲故勇義兼言若朋友推刃是不義而  
**大均之禮恤衆也**  
 勇  
 均其地政地守地職之賦所以憂民  
 均不均則民患故大均之禮所以憂恤其衆也鄭約地官均人云掌均地政均地守均地職彼註云政讀爲征地征謂地守地職之稅也地守地職爲目也此云農圃之屬若然地征者與下地守地職爲目也此云



之賦。御彼註之稅一也。此大均必在軍禮者。謂諸侯賦稅不均者。皆是諸侯僭濫無道。致有不均之事。當合衆以均之。故在軍禮也。**大田之禮簡衆也。**古者因田習兵。閱

其車徒之數。音悅。閱。古者至之數。釋曰。此謂天謂閱其車徒之數也。云古者因田習兵者。案書傳云。戰者男子之事。因蒐狩以閱之。閱之者。申之大司馬田法引論語不教民戰。是謂棄之。以證因田獵為習兵之事。云閱其車徒者。田獵之時。有車徒。旗鼓甲兵。其事故云閱。

**大役之禮任衆也。**築宮邑。所以事民力強弱。詩云。築室百堵。西南其戶。是築宮也。詩又云。築地伊匹。是築邑也。其靈臺隄防之等。皆役民力。鄭略之也。云事民力強弱者。論語云。為力不同科。是事民力之強弱也。

**大封之禮合衆也。**正封疆溝塗之固。所以合聚其民。疆。居。正。封。至。其。民。釋曰。知大疆。以。疆。居。正。封。疆者。謂若諸侯相侵境界。民則隨地遷移者。則民庶不得合聚。今以兵往正之。則其民合聚。故云大封之禮合衆也。鄭兼言溝塗者。古境界皆有溝塗。而樹之以為阻固。則封人云。為畿封而樹之者是也。

**嘉禮親萬民。**嘉善也。所以因人心所善者而為之制。嘉禮之別有六。以嘉禮親萬民。釋曰。餘四禮皆云邦國。舉邦國而言。此嘉禮六者。萬民所行者多。故舉萬民。其實上下通也。嘉善至有六。釋曰。云所以因人心所善者而為之制者。案禮運云。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此嘉禮有飲食男女之等。皆是人心所善者。故設禮節以裁制之。即下經所云者。皆是也。

**以飲食之禮親宗族兄弟。**親者使之相親。人君有食宗族飲酒之禮。所以親之。



也。文王世子曰：族食世降一等。大傳曰：繫之以姓而弗別，綴之以食而弗殊。百世而昏姻不通者，周道然也。○不別，以飲至兄弟。○釋曰：此經云飲食亦尊，彼列反。○卑通有下文別有饗燕，則經云飲者非饗燕是私飲酒法，其食可以通燕食俱有，以其下不別云食故也。○親者至然也。○釋曰：言使之相親者，止謂與族人行飲食，即是相親也。云人君有食宗族飲酒之禮，所以親之也者，謂人君與族人行食禮，并飲酒之禮，故並言之。文王世子曰：族食世降一等者，鄭彼註云：親者，疏者稀，假令親兄弟歲四度，從父昆弟歲三度，從祖昆弟歲二度，族昆弟歲一度，是其一世降一等。云大傳曰：繫之以姓而弗別者，子孫雖有氏族不同，皆繫之以正姓，若魯姓姬，子孫曰仲孫叔孫季孫之屬，氏族雖異，同是姓姬，故云繫之以姓而弗別也。云綴之以食而弗殊者，謂繼別為大宗者，與族人行食禮，相連綴，序以昭穆，而不可殊異。

也。云百世而昏姻不通者，以繫之以正姓，雖氏族異，昏姻不得通行也。云周道然也者，對殷道則不然，以其殷道氏族異，則得昏姻也。引之者，證此經以飲食相親之事。鄭註引文王世子，據人君法，引大傳，據大夫士法，則萬民亦。○以昏至男女。○釋曰：此一節陳昏有成其性。○亂反。○冠古。○以昏至男女。○釋曰：此一節陳昏男而言，亦有姻筭，故下句兼言男女也。若然，則昏姻之禮，所以親男女，使男女相親三十之男，二十之女，配為夫妻是也。冠筭之禮，所以成男女，男二十而冠，女子許嫁十五而笄，不許亦二十而笄，皆責之以成人之禮也。○親其恩，成其性。○釋曰：案昏義，壻親迎御輪，三周是壻親之親之也者，使之親已，是親其恩也。云成其性者，冠義云：禮始於冠，既冠責以為人父為人子為人臣之禮，又內則云：二十教行，孝弟是成其性也。○以賓射之禮，親故舊朋友。○射禮，雖王亦立賓。



主也王之故舊朋友為世子時其在學者天子亦有  
友諸侯之義武王誓曰我友邦冢君是也司寇職有  
議故之辟議賓之辟

**疏**

以賓至朋友○釋曰言以賓射之禮者謂若射人主以六

耦射三侯三獲三容五正是賓射之侯也以此賓射之禮者謂行燕飲之禮乃與之射所以申歡樂之情故云親故舊朋友也○射禮至之辟○釋曰云射禮雖王亦立賓主也者祭大射禮以大夫為賓主案此云王以賓射之禮既行燕飲之禮明知王亦立賓主也云王之故舊朋友為世子時其在學者若據位為王已後亦有以臣為朋友不得云故舊今云故舊朋友明據末為王時案文王世子周公居攝成王與伯禽在學與學子同居又王制有王太子是為世子時其在學者也云天子亦有友諸侯之義即所引秦誓武王誓曰我友邦冢君是天子有友諸侯之義言此者欲見經云朋友亦含諸侯在其中案洛誥周公

謂成王云孺子其朋彼以成王以臣為朋友則此朋友之中可以兼之矣司寇職有議故之辟議賓之辟者證諸侯為賓及王之故舊皆在議限與此經故舊朋友並得為賓射相親之事也

**之禮親四方之賓客**

**疏**

賓客謂朝聘者

**疏**

賓客謂朝聘者○

釋曰此經饗燕並言殊食於上者食無獻酢之法故別言於上與私飲同利此饗燕謂大行人云上公三饗三燕侯伯再饗再燕子男一饗一燕饗享大牢以飲賓獻依命數在廟行之燕者其牲狗行一獻四舉旅降脫屨升坐無筭爵以醉為度行之在寢此謂朝賓若聘客則皆一饗其燕與時賜無數是親四方賓客也

**以賑膳之禮親兄弟之國**

**疏**

賑膳社稷宗廟之內

以賜同姓之國同福祿也兄弟有共先王者魯定公十四年天王使石尚來歸賑

○賑上忍

反賑音頰

**疏**

賑賑至

歸賑○釋

及古周



曰兄弟之國謂同姓諸侯若魯衛晉鄭之等凡受祭肉者受鬼神之佑助故以豚膳賜之是親之同福祿也鄭總名豚膳社稷宗廟之肉分而言之則豚是社稷之肉膳是宗廟之肉是以成十三年公及諸侯朝王遂從劉康公成肅公會晉侯伐秦成子受豚于社不敬註云豚宜社之肉也盛以蜃器故曰豚劉子曰國之大事在祀與戎祀有執膳戎有受豚註云膳祭肉又案異義左氏說豚社祭之肉盛之以蜃宗廟之肉名曰膳以此言之則宗廟之肉曰膳社稷之肉曰豚之驗也而公羊穀梁皆云生居俎上曰豚熟居俎上曰膳非鄭義耳對文豚為社稷肉膳為宗廟肉其實宗廟社稷器皆飾用蜃蛤故掌蜃云祭祀共蜃器之蜃註云飾祭器是其祭器皆飾以蜃也云兄弟有共先王者謂若魯與周同承文王鄭與周同承厲王如此之輩與周同立廟是共先王也云定公十四年天王使石尚來歸豚者石尚天子之上士故稱名氏言來者自外之辭歸者不反之稱是天子祭社使來歸豚引之證同姓有歸豚之事此文雖主兄弟之國

至於二王後及異姓有大功者得與兄弟之國同故僖九年夏王使宰孔賜齊侯胙曰天子有事于文武使孔賜伯舅胙註云胙膳肉周禮以豚膳之禮親兄弟之國不以賜異姓敬齊侯比之賓客又僖公二十四年宋成公如楚還入於鄭鄭伯將享之問禮於皇武子對曰宋先代之後也於周為客天子有事膳焉有喪拜焉是二王後及異姓有大功者亦得豚膳之賜是以大行人直言歸豚以交諸侯之福不辨同姓異姓是亦容有非兄

**以賀慶之禮親異姓之國** 釋曰言賀慶者謂弟之國亦得豚膳也

**姓王昏姻甥舅** 釋曰以賀至之國釋曰言賀慶者謂使大夫往以物賀慶之可施及異姓之國所以親之也雖主異姓其同姓有賀慶可知故舉異姓包同姓也是以大行人云賀慶以贊諸侯之喜不別同姓異姓則兼同姓可知

**異姓至甥舅** 釋曰若據男女身則男曰昏女曰姻若以親言之則女之父曰昏婿之父曰姻言甥舅者嫁女與之則為甥主娶女來



則為舅總是以九儀之命正邦國之位每命異儀

貴賤之位乃正春秋傳曰各位不同禮亦異數九以

至之位釋曰此一經與下文為總目以其大宗伯

掌五禮禮所以辨尊卑故以九儀之命正諸侯邦國

之位使之不有僭差也每命至異數釋曰云

各云所受賜貴賤之位乃正者下文從一命以至九命

之位事義相成故云貴賤之位乃正則不僭濫也

引春秋傳曰各命異儀也壹命受職始見命為正

吏謂列國之士於子男為大夫王之下士亦一命鄭

司農云受職治職事見命如字始見至職事

命為正吏者對府史胥徒非正吏以其府史胥徒皆

官長所自辟除未得王之命故以士得王命者為正

士

吏也云謂列國之士者謂公侯伯為列國下云七命

賜國鄭註孝經云列士封疆謂之諸侯亦據公侯伯

七命賜國則子男不得為列國也典命公侯伯之士

一命故鄭以列國之士解之也云於子男為大夫者

典命子男大夫一命是也云王之下士亦一命者無

正文直以序官有上士中士下士之名又典命大夫

四命之下空文宜有三命二命一命故以王之下士

一命解之若然典命不見王之命三命已下者以其

四命已上有出封之理故下云其出封皆加一等士

無出封之理故不言以義推之則士有三命已下也

先鄭云受職治職事者設官分職再命受服鄭司

止為治事故以治職事解之也農云受服受祭衣服為上士玄謂此受玄冕之服列

國之大夫再命於子男為卿卿大夫自玄冕而下如

孤之服王之中士亦再命則爵弁服鄭司至弁



鄭云受服受祭衣服為上士者祭衣服雖不指斥服名以義推之先鄭云為上士則服爵弁服也言為上士者上一命先鄭雖不言王之中士下士同一命此言再命為上士則王之中士下士同一命可知也玄謂此受玄冕之服者以司服云孤絺冕卿大夫同玄冕此云再命受服明據玄冕也云列國之大夫再命者亦據典命公侯伯之大夫同再命而知云於子男為卿者亦據典命而命而言也云卿大夫自玄冕而下如孤之服者此亦據司服之文案玉藻註云諸侯之臣皆分為三等其妻以次受此服則公之有孤之國孤絺冕卿大夫同玄冕若無孤之國則公侯伯子男卿絺冕大夫玄冕士皆爵弁若然此註云於子男為卿卿當絺冕矣鄭云卿大夫自玄冕而下如孤之服者據司服之成文而言也云王之中士亦再命者上文已差訛云士則爵弁服者凡言上者無問天子士諸侯士例皆爵弁以助祭也若然司服不見爵弁者以其正吉服有九自公已下轉相如其爵弁於天子諸侯非吉所用故不言案士冠禮皆有爵弁服是士之

助祭服故士以爵弁為正也案先鄭解此九儀皆先言王臣後鄭皆諸侯為首以王臣亦之者後鄭見上云正邦國之位故以諸侯為首後鄭見上首後以王臣亦之得其理也 **三命受位** 鄭司農云受下大夫之位玄謂此列國之卿始有列位於王為王之臣也王之上士亦三命 **釋** 鄭司至三命○釋之位先鄭意以上士二命下大夫三命上大夫四命案王制云次國之下卿位當大國之上大夫小國之下卿位當大國之下大夫則諸侯之五大夫有上下案序官有中大夫下大夫則中大夫亦得名為上下大夫矣故先鄭以下大夫三命上大夫四命即典命大夫四命者是上大夫也後鄭不從者以侯伯子男名位不同侯伯猶同七命子男猶同五命況中大夫下大夫名位既同何嫌不得同命也是以典命唯見大夫四命是兼中下大夫故不從先鄭也玄謂此列國之卿始有列位於王為王之臣者諸侯之卿大夫皆



得聘天子今於三命乃云始有列位於王為王之臣者以其再命已下卑雖得聘天子不得言位於王朝是以據列國之卿而言故曲禮云列國之大夫入天子之國曰某士註引春秋晉士起亦據晉國之卿三命而於天子稱士與天子三命之士同稱士即為王臣也

**四命受器** 鄭司農云受祭器為上大夫玄謂此公之孤始得有祭器者也禮運曰大夫具官祭器不假聲樂皆具非禮也王之

**下大夫亦四命** 鄭司至四命○釋曰先鄭云受祭器為上大夫上已破訖玄謂此公之孤始得有祭器者也者曲禮云大夫有田者先為祭服後為祭器則儀禮少牢用成牲皆是有地大夫則自得造祭器今云公之孤四命始得有祭器者但未四命已前有地大夫雖得造祭器祭器未具猶假之使足至四命即具有言始有祭器者據始得具祭器而言引禮運者證未四命已前祭器須假之意

一云王之下大夫亦四命者約典命文

**五命賜則** 鄭司農云則者法也出為子男玄謂則地未成國之名王之下大夫四命出封加一等五命賜之以方百里二百里之地者方三百里以上為成國王莽時以二十五成為則方五十里合今俗說子男之地獨劉子駿等識古有此制焉

○以上鄭司至制焉○釋曰先鄭云出為子男時掌反男者司農據典命而言玄謂則地未成國之名者對下文七命賜國是成國此五命子男言則是未成國但成國之賦有三若以出軍言之春秋襄公傳云成國不過半天子之軍謂據公五百里而言以其侯伯為次國二軍故也若以執圭為成國而言可及伯即下經七命賜國者是也若以千乘為成國言之唯公及侯以其伯二百里不得出于乘故鄭

司農流 卷之六 二十七



註論語云公侯之封乃能容之是也王之下大夫四里之地者大司徒職文云方三百里以上為成國者此據下文七命賜國而言也云王莽時以二十五成為則者此舉後代以況義二十五成與夏殷五十里國亦與周時百里二百里之國同名則故云則方五十里云合今俗說子男之地者時有孟子張包周及何休等竝不信周禮有五百里已下之國以王制百里七十里五十里等為周法故鄭指此等人為俗說也云獨劉子駿等識古有此制焉者言劉子駿等則有馬融鄭司農及杜子春等皆信周禮有五百里已下之國周公太平制禮所定法故云識古有此制也引此諸文者證時有解

**六命賜官**  
鄭司農云子男入為卿治一官也玄謂此正六命之卿賜官者使得自置其臣治家邑如諸侯春秋襄十八年冬晉侯以

諸侯圍齊荀偃為君禱河既陳齊侯之罪而曰曾臣彪將率諸侯以討焉其官臣偃實先後之

**○先悉薦**  
反下先時

同後胡  
豆反  
鄭司至後之○釋曰先鄭云子男入為封加一等無入加之文則出有加入無加今以子男五命入加一等為王朝六命卿於理不可且見此上下文所言賜受者皆是自外之事今言賜官則是此六命之人使已有之今以賜官為賜當身治一官亦不可故後鄭皆不從也先鄭之義出加入亦加若毛君之義出加入減故晉詩云豈曰無衣六兮毛傳云天子之卿六命車旗衣服以六為節是出加入減也後鄭不從者諸侯入為王卿大夫其尊加故以為榮何得入則減之乎指如鄭武公桓公竝入為王之司徒詩人美之若減何美之有乎明入不減鄭君之義出加入不減依於在國若言六兮者以晉侯入為王卿謙不敢必當七命之服故云六兮耳玄謂此六命

減



之卿賜官者使得自置其臣治家邑如諸侯者案載師有小都大都大都謂三公王子母弟所食邑小都王之卿六命所食邑如此六命已上賜之官使得自置其臣治家邑如諸侯此則太宰云施則於都鄙建其長立其兩已下是三公王子母弟得立官如畿外諸侯但少一卿不足於諸侯而已言家邑雖與大夫家邑同名此則大都小都也卿大夫稱家故言家邑以表大小都耳引春秋者證諸侯以臣為官故荀偃自於晉侯稱官畿內諸侯亦稱官此經是也荀偃對河神故稱其君名諸侯於外事皆稱會臣言先後者先後謂左右謂荀偃左右晉侯也

**七命賜國** 王之卿六命出封加一等者鄭司農云出就侯伯之國

**八命作牧** 後鄭所云皆據典命而言以其王之卿六命出封加一等即七命是侯伯之國者也

**九命作伯** 謂侯伯有功德者加命得專征伐於諸侯鄭司農

云一州之牧王之三公亦八命

**釋曰** 謂侯至八命

於外曰侯是牧本爵稱侯矣一州二百一十國選賢侯為牧今鄭兼言伯者牧用侯伯不定其牧若有賢侯則用侯若無賢侯則用伯可也故鄭兼言伯其牧下二伯亦或用侯或用伯故詩旄丘責衛伯鄭云衛康叔之封爵稱侯今日伯時為州伯是牧下二伯亦用侯也云加命得專征伐於諸侯者侯伯七命今云八命作牧明是侯伯加命也云得專征伐者案王制云諸侯賜弓矢然後專征伐並據州牧而言以其弓矢之賜州內有臣殺君子殺父不請於天子得專征伐之先鄭云一州之牧牧養也即大宰一曰牧以地得民是也云王之三公亦八命典命文

**九命作伯** 上公有功德者加

命為二伯得征五侯九伯者鄭司農云長諸侯為方伯

**釋曰** 上公至方伯

釋曰典命云王之三公八命

命為二伯

是上公矣今云九命明有功德加

命為二伯



也二伯之文出於曲禮案曲禮云五官之長曰伯是職方鄭引公羊傳云自陝以東周公主之自陝以西召公主之是東西二伯也云得征五侯九伯者僖公四年左氏傳云昔召康公命我先君大公曰五侯九伯汝實征之以夾輔周室賈服云五等諸侯九州之伯若然與天子何殊而為夾輔乎故鄭以為五侯者九州有九牧牧即侯但二伯共分各得四侯半侯不可分故二伯皆言五侯也言九伯者九州有十八伯各得九伯故云九伯也此二伯其有違逆者各征半天下故云五侯九伯而實征之也引之者證二伯尊得征半天下之事也先鄭云長諸侯為方伯者公羊傳云上無明天子下無賢方伯方伯可及州牧并二伯故云方伯伯長也

**以玉作六瑞以等邦國** 等猶齊也 猶齊等也 釋曰此經與下為總目此有猶齊等者案禮記雜記贊大行云博三寸厚半寸刻上左右各寸半其長短即玉人所云皆依命數是其

圭法也既命諸侯當齊等之使不違法也 **王執鎮圭** 鎮安也所以安四方

方鎮圭者蓋以四鎮之山為瑑飾圭長尺有二寸

**鎮安** 至二寸 釋曰此鎮圭王祭祀時所執故典瑞云王摯大圭執鎮圭纁藉五采五就以朝日則餘祭祀亦執之云鎮安也所以安四方者以職方九州州有一大山以為其州之鎮此鎮圭亦所以鎮安四方也云鎮圭者蓋以四鎮之山為瑑飾者以其諸侯圭皆以類為瑑飾此字為四鎮之字明以四鎮之山為瑑飾也無正文故云蓋以疑之四鎮者謂揚州之會稽青州之沂山幽州之醫無閭冀州之霍山是也云圭長尺二寸者案玉人云鎮圭長尺有二寸天子守之是也

**公執桓圭** 公二王之後及王之上公雙植謂之桓桓宮室之象所以安其上也桓圭蓋亦以桓為瑑飾圭長九寸



○釋曰此所執謂朝時案聘禮禮記及典瑞所云者是已下皆據朝時也云公二王之後者按孝經援神契云二王之後稱公大國稱侯皆千乘是二王後稱公云及王之上公者典命上公之禮及此上之九命作伯皆是王之上公也云雙植謂之桓者桓謂若屋之桓楹按禮弓云三家視桓楹彼註四植謂之桓者彼據柱之豎者而言桓若豎之則有四稜故云四植植即稜也此於圭上而言下二稜若圭不見唯有上二稜故以雙言之也云桓宮室之象所以安其上者也以其宮室在上須得桓楹乃安若天子在上須諸侯衛守乃安故云安其上也云桓圭蓋亦以桓為瑑飾者以無正文故亦云蓋也云圭長九寸者案玉人云桓圭九寸

**侯執信圭伯執躬圭**  
信當為身聲之誤也身圭躬圭蓋皆象以人形為瑑飾文有麤縹耳

欲其慎行以保身圭皆長七寸  
信音身行下益反至七寸

為瑑

○釋曰鄭必破信為身者古者舒申字皆為信故此人身字亦誤為信故鄭云聲之誤也云身圭躬圭蓋皆象以人形為瑑飾者以其字為身躬故鄭還以人形解之云文有麤縹耳者縹細也以其皆以人形為縹若不縹縹為異則身躬何殊而別之故知文有麤縹縹為別也云欲其慎行以保身者此則約上下圭為義既以人身為飾義當慎行保身也云圭皆七寸者案玉人云信圭躬圭七寸侯伯守之是也

**子執穀璧男執蒲璧**  
穀所以養人蒲為席所以安人二玉蓋或以穀為飾或以蒲為瑑飾者此亦無正文故亦言蓋以疑之言或者非疑以其二玉用物不同故云或耳云璧皆徑五寸者按玉人爛脫大行人有五寸之文也云不執圭者未成國也者據上文五命賜則是未成

玉蓋或以穀為飾或以蒲為瑑飾璧皆徑五寸不執圭者未成國也  
穀所至國也○釋曰穀所以養人蒲為席所以安人二玉蓋或以穀為飾或以蒲為瑑飾者此亦無正文故亦言蓋以疑之言或者非疑以其二玉用物不同故云或耳云璧皆徑五寸者按玉人爛脫大行人有五寸之文也云不執圭者未成國也者據上文五命賜則是未成



也。國以禽作六摯以等諸臣。**註**摯之言至，所執以自致

○摯音至。摯之至自致。釋曰：此亦與下為總本或作贊。目案下文有孤執皮帛而此云以禽者

據羔已下以多為主也。案莊公傳：男贊大者玉帛小者禽鳥。尚書五玉亦云贊。則玉亦是贊。此上下文玉為瑞，禽云摯者，此以相對為文。故王以下言瑞，天子受瑞於天，諸侯受瑞於天子，諸臣無此義，故以摯為

文。鄭云：摯之言至，執之以自致者。案士相見，新升為士皆執摯，乃相見，卿大夫亦然。至於五等諸侯相聘，天子及相朝聘皆執摯以自致。

乃得見主人，故以至解摯也。孤執皮帛，卿執羔，大夫執鴈，士執雉，庶人執鶩，工商執雞。

**註**皮帛者，束帛而長，以皮為之，飾皮虎豹皮帛。如今壁色繒也。羔，小羊，取其羴而不失其類。鴈，取其候時而行。雉，取其守

介而死，不失其節。鶩，取其不飛遷。雞，取其守時而動。

曲禮曰：飾羔鴈者以績，謂衣之以布而又畫之者。自

雉以下，執之無飾。士相見之禮，卿大夫飾摯以布，不

言績。此諸侯之臣與天子之臣異也。然則天子之孤

飾摯以虎皮，公之孤飾摯以豹皮，與此孤卿大夫士

之摯皆以爵，不以命數。凡摯無庭實。

○介音界，或作分，扶問反。衣於

既反與。皮帛至庭實。釋曰：凡此所執，天子之

音餘。臣尊諸侯之臣卑，雖尊卑不同，命數有異，爵同則摯同。此文雖以天子之臣為主，兼諸侯之

臣是以士相見，卿大夫士所執亦與此同。但飾有異耳。鄭云：皮帛者，束帛而表以皮為之，飾者，案聘禮束

帛加璧，又云束帛乘馬，故知此帛亦束束者十端，每

及古圖

卷之十八 三十二

禮記

禮記



端丈八尺，皆兩端合卷，總為五匹。故云束帛也。言表以皮為之飾者，凡以皮配物者，皆手執帛以致命。而皮設於地，謂若小行人圭，以馬璋以皮，皮馬設於庭，而圭璋特達，以升堂致命也。此言以皮為之飾者，孤相見之時，以皮設於庭，手執束帛而授，但皮與帛為飾耳。云皮虎豹皮，知者見禮記郊特牲云：虎豹之皮，示服猛且皮中之貴者，勿過虎豹。故知皮是虎豹皮也。云帛如今壁色，縉也。者，但玉有五色，而言壁色，縉蓋漢時有壁色，縉故鄭舉以言之。故云：如今壁色，縉其壁色，縉未知色之所定也。云羔小羊，取其羣而不失其類者。凡羊與羔皆隨羣而不獨，故卿亦象焉。而不失其類也。云鴈取其候時而行者，其鴈以北方為居，但隨陽南北，木落南翔，水泮北徂。其大夫亦當隨君，無背云。雉取其守介而死，不失其節者，但雉性介，不可生服。其士執之，亦當如雉，取介為君致死，不失節操也。云鷩取其不飛遷者，庶人府史胥徒，新升之時，執鷩鷩，即今之鴨，是鷩既不飛遷，執之者象庶人安土重遷也。云雞取其守時而動者，但工或為君

與其巧作，商或為君，與販來去，故執雞象其守時而動。云曲禮曰：飾羔鴈者，以纁謂衣之，以布而又畫之者，鄭意以經所執天子之臣與諸侯之臣同，欲見飾之有異耳。云自雉下，執之無飾者，欲見天子士諸侯士同，皆無布飾，以其士卑，故不異。又引士相見已下者，欲以天子諸侯卿大夫飾擊者，異明天子孤諸侯孤皮亦不同。此約卿大夫以明孤無正文，故言與以疑之也。云此孤卿大夫士之擊，皆以爵不以命數者，但天子孤卿大夫四命，公侯伯卿三命，大夫再命，士一命。諸侯孤四命，公侯伯卿三命，大夫再命，士一命。子男卿再命，大夫一命，士不命。但爵稱孤皆執皮，命子男卿皆執羔，爵大夫皆執鴈，爵稱士皆執雉。庶人已下，雖無命數及爵，皆執鷩。天子諸侯下皆同，故云皆以爵不以命數也。云凡擊無庭實者，案士相見皆不見有庭實，對享私覲，私以玉作六器，以禮天地。面之等有庭實，故此言無也。

四方

禮謂始告神時，薦於神坐，書曰：周公植璧秉



圭是也。○坐才臥反後神坐放此**疏**○禮謂至是也

器者此據禮神則曰器上文人執則曰瑞對此文義

爾若通而言之禮神雖不得言瑞人執者亦曰器故

聘禮云圭璋璧琮凡四器者唯其所寶以聘可也尚

書亦以五瑞為五器卒乃復是其人執亦曰器也云

禮謂始告神時薦於神坐者此以玉禮神在作樂下

神後故鄭註大司樂云先奏是樂以致其神禮之以

玉而裸焉是其以玉禮神與宗廟裸同節若然祭天

當實柴之節也云書曰周公植璧秉圭是也者此金

縢文彼以周公請天代武王死之說為三壇同墀又

為壇於南方周公於前立焉告大至王季文王故植

璧於三王之坐秉植圭引之

者證植璧於神坐之側事也

**以蒼璧禮天以黃琮禮**

**地以青圭禮東方以赤璋禮南方以白琥禮西方以**

**玄璜禮北方**此禮天以冬至謂天皇帝在此極

者證植璧於神坐之側事也

者證植璧於神坐之側事也

者證植璧於神坐之側事也

者證植璧於神坐之側事也

者證植璧於神坐之側事也

者證植璧於神坐之側事也

者證植璧於神坐之側事也

者證植璧於神坐之側事也

者證植璧於神坐之側事也

者證植璧於神坐之側事也

者也禮地以夏至謂神在崑崙者也禮東方以立春

謂蒼精之帝而太昊句芒食焉禮南方以立夏謂赤

精之帝而炎帝祝融食焉禮西方以立秋謂白精之

帝而少昊蓐收食焉禮北方以立冬謂黑精之帝而

顓頊玄冥食焉禮神者必象其類璧圓象天琮八方

象地圭銳象春物初生半圭曰璋象夏物半死琥猛

象秋嚴半璧曰璜象冬閉藏地上無物唯天半見

才宗反璋音章琥音虎璜音黃

本又作崑音昆喻音倫本又作崙魯門反

○釋曰云此禮天以冬至謂天皇大帝在北極者也

者青圭已下有五天明此蒼璧禮天者是冬至祭圓

禮記

禮記

禮記

禮記



丘者案大司樂云以雷鼓雷鼗雷門之舞冬日至於地上之圓丘奏之若樂六變則天神皆降是也云禮地以夏至謂神在崑崙者也者崑崙與昊天相對蒼璧禮昊天明黃琮禮崑崙大地可知故大司樂云以靈鼓靈鼗夏日至於澤中之方丘奏之若樂八變則地示皆出是也故鄭彼云天神則主北辰地示則主崑崙是即與此同也云禮東方以立春謂蒼精之帝者此已下皆據月令四時迎氣皆在四立之日故以立春立夏立秋立冬言之也知皆配以人帝人神者亦據月令四時十二月皆陳人帝人神彼止為告朔於明堂及四時迎氣配天帝而言告朔於明堂告五人帝告五人神配以文王武王必知迎氣亦有五人帝皆以五人神者以其告朔人明堂至秋總享五帝於明堂皆以五人帝五人神配天若然迎氣在四郊還是迎五天帝明知五人帝五人神亦配祭可知以其自外至者無主不止故皆以人帝人神為配也言蒼精赤精白精黑精者皆據春秋緯運斗樞云大微宮有五帝座星文耀鉤亦云靈威仰之等而說也云禮神

者必象其類者即璧圖已下是象其類也案爾雅云肉倍好謂之璧好倍肉謂之瑗肉好若一謂之環是璧圖也云琮八方象地者天圖以對地方地有四方是八方也云圭鏡象春物初生者雜記贊大行云圭刻上左右各寸半是圭鏡也云半圭曰璋者案典瑞云四圭有邸以祀天兩圭有邸以祀地兩圭半四圭又云圭璧以祀日月是一圭半兩圭又云璋邸射以祀山川是璋又半一圭故云半圭曰璋公羊傳亦云實者何璋判曰亦半圭曰璋云象萬物半死者夏時齊麥死是半死云琥猛象秋嚴者謂以玉為虎形猛屬西方是象秋嚴也云半璧曰璜者逸禮記文似半圭曰璋也云冬閉藏地上無物唯天半見者列宿為天文草木為地文冬時草木枯落唯天上列宿仍在故云唯天半見故用半璧曰璜也此六玉所用則上璧下琮案觀禮加方明東方圭南方璋西方琥北方璜與此同唯上圭下璧與此違者鄭彼註云上宜以蒼璧下宜以黃琮而不以者則上下之神非天地之至貴者也彼上下之神是日月故陳玉與此不同也



此經神不見中央合樞紐者此四時迎氣皆在四郊  
小宗伯云兆五帝於四郊鄭註云黃帝亦於南郊是  
也易云天玄而地黃今地用黃琮依地色  
而天用玄蒼蒼玄皆是天色故用蒼也

各放其器之色

註

幣以從爵若人飲酒有酬幣

○放

反皆存至之色○釋曰言皆則上六玉所禮者皆  
有牲與幣也言各放其器之色則上蒼璧等六

器所有牲幣各放此幣之色○幣以至酬幣○釋

曰知幣是從爵非禮神者若是禮神當在牲上以其

神幣與玉俱設若肆師云立大祀用玉帛牲牲是帛

在牲上今在下明非禮神者也云若人飲酒有酬幣

者獻尸從爵之幣無文故以生人飲酒之禮況之案

聘禮饗時有酬幣明此幣既非禮神之幣則獻尸後

酬尸時亦有幣之從爵也

以天產作陰德以中禮防之以地產作

陽德以和樂防之

鄭司農云陰德謂男女之情天

性生而自然者過時則奔隨先時則血氣未定聖人

為制其中令民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以防其淫泆

令無失德情性隱而不露故謂之陰德陽德謂分地

利以致富富者之失不驕奢則吝嗇故以和樂防之

樂所以滌蕩邪穢道人之正性者也一說地產謂土

地之性各異若齊性舒緩楚性急悍則以和樂防其

失令無失德樂所以移風易俗者也此皆露見於外

故謂之陽德陽德陰德不失其正則民和而物各得

其理故曰以諧萬民以致百物玄謂天產者動物謂



六牲之屬地產者植物謂九穀之屬陰德陰氣在人者陰氣虛純之則劣故食物物作之使動過則傷性制中禮以節之陽德陽氣在人者陽氣盈純之則躁故食物物作之使靜過則傷性制和樂以節之如是然後陰陽平情性和而能育其類

○為制于偽反其  
中亦仲反又如字

令力呈反下同淫泆如字本亦作佚滌徒歷反邪似嗟反道人音導悍戶幹反劉音旱戚音胡板反

**註**鄭司至其類○釋曰天產地產與陰德陽德無正文故先鄭後鄭各以意解之不從先鄭天產是天生自然者以其天產地產相對產生也天生謂陰陽配合而生不山人之營造當是六性地生謂由人營種即植物九穀之屬是也故天產地產皆不從先鄭也其陰德陽德後鄭又不從先鄭者但言德者謂在身

為德今先鄭以陽德為分地利以致富以身外解之與陰德為不露見自相違即知陰德為男女之情亦非故後鄭皆據人身陰陽之氣解之先鄭一說地產謂土地之性此說地產與天產天性而自然何異故後鄭亦不從也先鄭又云故曰以諧萬民以致百物者取下文釋此也玄謂天產者動物謂六牲之屬者馬牛羊豕犬雞竝自然陰陽配合而生故謂之天產然萬物蠢動者皆自然配合獨言六牲者但以此經云以天產作陰德據人所膳食作動身中陰德故據六牲而言也云地產者植物謂九穀之屬者九穀竝是入所種植故云植物然草木皆地產今獨言九穀亦據此經云作陽德謂食之作動人身中陽德故據九穀而言也云陰德陰氣在人者陰氣虛純之則劣故食物物作之使動者以其陰主消物是虛純虛則劣動物是陽故須食動物六牲作之使動也云過則傷性制中禮以節之者過謂氣太過則傷性傷性則奢泰僭濫故制中禮以防之禮言中者凡人奢則僭上儉則逼下禮所以制中使不奢不逼故以禮



為中也云陽德陽氣在人者陽氣盈純之則躁故食  
殖物作之使靜者案禮記玉藻云顛實陽休是陽主  
盈滿故云陽氣盈純之則躁者陽氣主動不兼陰氣  
純之則躁故食殖物作之使靜知殖物為陰者見聘  
禮致饗餼醢在碑東醢在碑西醢是穀之所為是穀  
物為陽之義也而此云植物陰者此以動植相對故  
動為陽植為陰彼以醢醢相對故醢為陽醢為陰也  
云過則傷性者謂太靜為傷性樂為陽故制和樂以  
節之陽氣盈案樂記云樂盈而反以反為文故樂能  
損盈陰氣虛樂記云禮減而進以進為文故禮能濟  
虛云如是然後陰陽平情性和者謂陰氣虛濟之使  
盈陽氣盈損之使虛故云陰陽平情性和也云而能  
育其類者即下文合以禮樂合天地之化百物之產  
天地之化已下是也

**以事鬼神以諧萬民以致百物**

行則四者乃得其和能生非類曰化生其種曰產種

章勇反以禮至百物○釋曰上文云中禮和樂是禮  
樂教世法故此經以禮樂並行以教使之得  
所萬物感化則能合天地之化謂能生非類也又能  
生其種故云百物之產又以禮樂事鬼神則尚書云  
祖考來格之等是也云以諧萬民者則尚書云庶尹  
允諾是也云以致百物者則尚書云百獸率舞之等  
是也○禮濟至曰產○釋曰禮濟虛樂損盈此樂  
記所云禮減而進以進為文者是禮濟虛進謂濟益  
是禮當濟益其虛使之實滿又云樂盈而反以反為  
文者是樂損盈反謂自抑止是樂當自抑止使盈而  
不放溢也云並行則四者乃得其和者言並行謂禮  
樂並行以教世則天地之間使不盈不虛折中得所  
則四者乃得其和也言四者謂天地之化百物之產  
其為一以事鬼神為二以諧萬民為三以致百物為  
四也知化產共為一者以其化與產氣類相似故為  
一也云能生非類曰化者凡言變化者變化相將先  
變後化故中庸云動則變變則化鄭曰動動人心也  
變改惡為善也變之久則化而性善也又與鳩化為  
鷹也



鷹之等皆謂身在而心化若田鼠化為鴛雀雉化為蛤蜃之等皆據身亦化故云能生非類曰化也易云乾道變化亦是先變後化變化相將之義也云生其種曰產者卵生胎生及萬物草木但如木者皆曰產也

凡祀大神享太鬼祭大示帥執事而卜日宿眠滌

濯泣玉鬯省牲饌奉玉齋詔大號治其大禮詔相王

之大禮王執事諸有事於祭者宿中戒也滌濯既祭

器也玉禮神之玉也始泣之祭又奉之饌烹牲器也

大號六號之大者以詔大祝以為祝辭治猶簡習也

豫簡習大禮至祭當以詔相王羣臣禮為小禮故書

泣作立鄭司農讀為泣泣視也省本又作青同息并反後省牲饌皆同

饌戶郭反齋音咨下同詔相息亮反註下同後

詔相皆放此漑古愛反本或作概亨普庚反凡

至大禮釋曰此亦法三才故享大鬼在其中帥執

事而卜日者謂祭三者鬼神之時祭前十日大宗伯

先帥執事有事於祭者共卜取吉日乃齊云宿眠滌

濯者謂祭前一宿視所滌濯祭器看潔淨以否云泣

玉鬯者天地有禮神之玉無鬱鬯宗廟無禮神之玉

而有鬱鬯但宗廟雖無禮神玉仍有圭瓚璋瓚亦是

玉故曲禮云玉曰嘉玉郊特牲云用玉氣是也云省

牲饌者當省視烹牲之饌云奉玉齋者此玉還是上

文所泣者齋謂黍稷天地當盛以瓦簋但齋與上鬯

互見為義皆始時臨之祭又奉之詔大號者謂大宗

伯告大祝出祝辭也云治其大禮者謂天地人之鬼

神祭禮王親行之為大禮對下小宗伯治小禮為小

也詔相王之謂大禮者謂未至之時詔告之及其行事

則又相之

卷之六 三十九

及古閣



宰不掌祭事故云執事大宗伯太卜之等卜日而已此大宗伯主祭祀之事故總諸有事於祭者也云滌濯漑祭器也者此滌濯此是蕩滌以少牢有概祭器故據而言之概即拭也云玉禮神之玉也者即蒼璧黃琮青圭赤璋之等及四圭兩圭之類皆是禮神置於神坐也案九嬪職云贊玉齋註云玉齋玉敦盛黍稷與此註玉為禮神之玉齋即非玉敦所飾註不同者彼九嬪所贊贊后設之據宗廟宗廟無禮神玉則玉齋不得別解故為玉敦此據天地為主有禮神玉故與齋別釋也大宰云視五帝贊玉幣爵之事註云三者執以從至至而授之彼所執據五帝此所奉據昊天與崑崙崑故不同云始涖之祭又奉之者鄭據上云涖涖臨視也直視看而已下云奉據手執授玉故云祭又奉之云鑊亨牲器也者郊特牲少牢鑊即鑊在廟門之外東壁也云大號六號之大者謂若大祝云鑊六號一曰神號二曰示號三曰鬼號四曰牲號五曰齋號六曰幣號之等是六號之大者也云以詔大祝以為祝辭者經云詔大號大祝是事神之人又

辨六號故知所詔是詔大祝為祝辭祝辭則祝版之辭是也云羣臣禮為小禮者則小宗伯小祝行者是也  
**若王不與祭祀則攝位**  
註王有故代行其祭事與音預註王有至祭事○釋曰攝訓為代有故者謂下同註王有疾及哀慘皆是也量人云凡宰祭與鬱人受嘏歷而皆飲之註云言宰祭者冢宰佐玉祭亦容攝祭此宗伯又攝者冢宰貳王治事宗伯主祭事容二官俱攝  
**凡大祭祀王后不與則攝而薦豆籩徹**  
註凡大至籩徹○釋曰天地與此言凡大祭祀王后不與謂后應與而不與又云大祭祀明非羣小祀則大祀者唯宗廟而已則攝而薦豆籩徹者鄭云薦徹豆籩王后之事是王后有故宗伯攝為之凡祭祀皆先薦後徹故退徹文在下也  
**大賓客則攝而載果**  
註載為也果讀為裸代王裸賓



客以曾君無酌臣之禮言為者攝酌獻耳拜送則王也鄭司農云王不親為主○果音裸又古亂反出註小宗伯職故此

至載果○釋曰此大賓客對文則賓客異散文則通故大司徒云大賓客令野脩道委積是賓客為諸侯通也大行人云大賓為五等諸侯大客即謂其臣是賓客異也案大行人云王公之禮再裸而酢此再裸者有后裸則亦攝為之內宰贊之侯伯一裸而酢子男一裸不酢此皆無后裸王不親酌則皆使大宰宗伯攝而為之○註載為至為主○釋曰知代王裸賓客以尊者見鬱人宗廟及賓客皆以鬱實彝而陳之即大行人所云裸與此裸皆用鬱也云君無酌臣之禮者見燕禮大射諸侯禮皆使大夫為賓宰夫為主人是諸侯君不酌臣此人賓客遣大宗伯代裸是天子君亦不酌臣也云言為者攝酌獻耳拜送則王者以其言代而為裸即是直裸不拜案鄉飲酒燕禮大射賓主獻酢皆拜送其送是王自為之以其恭敬

之事不可使人故也引司農在下者不親為主即君不酌臣義合故引之在下也

**朝觀會同**  
則為上相大喪亦如之王哭諸侯亦如之註相詔王禮也出接賓曰擯入詔禮曰相相者五人卿為上擯大喪王后及世子也哭諸侯者謂薨於國為位而哭之檀弓曰天子之哭諸侯也爵弁經紵衣○曰擯必刃反本或

作賓同紵○朝觀至如之○釋曰朝觀會同即兼四側其反○時朝觀云則為上相者此則大行人云上公之禮擯者五人侯伯四人子男三人是也云大喪亦如之者后及世子喪王為此主哭及拜賓則宗伯亦為上相也云哭諸侯亦如之者謂諸侯薨於本國赴告天子天子為位哭之大宗伯亦為上相與王為擯耳○註相詔至紵衣○釋曰為相詔王禮也者經三事為相皆是詔告王禮也云出接賓曰擯者據



大行人云擯者五人四人三人而言也云入詔禮曰相者此據司儀云每門止一相及廟唯上相入是入廟詔禮曰相此對文義爾通而言之出入皆稱擯也云相者五人卿為上擯者依大行人擯上公而言此大宗伯為上擯若大朝觀則肆師為承擯四時來朝小行人為承擯案觀禮齊夫為未擯若待于男則三人足矣若侯伯四人者加一士上公五人者加二士今鄭云相者五人卿為上擯據此大宗伯是卿故指此上擯而言也云大喪王及后世子也者以其與王為上相則王在矣而云大喪則王后及世子矣亦得見大喪所相或嗣王則大喪中兼王喪也云哭諸侯者謂薨於國為位而哭之者若來朝薨於王國則王為之總麻不應直哭之而已故引檀弓云天子之哭諸侯也爵弁經紵衣案彼註云麻不加於采經行字以其遙哭諸侯著爵弁紵衣而已

**王命諸侯則儻**  
不合加麻經於紵衣爵弁之上也

**儻**進之也王將出命假祖廟立依前南鄉儻者進

當命者延之命使登內史由王右以策命之降再拜

稽首登受策以出此其略也諸侯爵祿其臣則於祭

焉○假音格至也依於登**儻**進至祭焉○釋曰

反鄉許亮反策初革反云儻進之也者以命諸

侯故知儻謂進使前以受策也云王將出命假祖廟

者若諸侯命臣則因祭宗廟命之則祭統十倫之義

五曰見爵賞之施焉故祭之日一獻君降立于阼階

之南南鄉所命者再拜受書以歸又云古者於禘也

發爵賜服順陽義者諸侯命臣必於祭時若天子命

臣不要在祭時欲命臣當時為祭以命之故洛誥成

王命周公後云烝祭歲文王騂牛一武王騂牛一王

命作策逸祝策惟告周公其後註云告神周公宜立

後謂封伯禽是非時而特假祖廟故文武各特牛也

云立依前南鄉者此案司几筵云大朝觀大饗射凡

封國命諸侯王位設黼依依前南鄉是立依前南鄉



以策命之者此案觀禮天子使公與史就館賜侯氏命服時史由公右執策命之又案祭統云祭之日一獻君降立於阼階之南南鄉所命北面史由君右執策命之再拜稽首受書以歸天子無降立之事其餘則同命諸侯之史當王右以策命之云降再拜稽首登受以出約僖二十八年王命晉侯之事案彼傳云王命內史叔興父策命晉侯為侯伯當時晉侯降再拜稽首祭受策以出據彼文也云此其略也者但命諸侯其時威儀更有委曲今所言不盡故云略也云諸侯爵祿真臣則於祭焉

**故謂凶裁旅陳也**陳其祭事以祈焉禮不如祀之

備也上帝五帝也鄭司農云四望日月星海玄謂四

望五嶽四鎮四瀆

**疏**

故謂至四瀆○釋曰此旅是祈禱之名是以知是凶裁凶謂

年穀不熟我謂水火也云旅陳也陳其祭事以祈焉

禮不如祀之備者但祈謂祈請求福得福乃祠養之

祠養則備而與正祭同故知禮不如祀之備也云上帝五帝也者案禮器云祀帝於郊而風雨寒暑時風

雨寒暑非一帝之所能為此祈請亦是求風雨寒暑

時非一帝故知是五帝也鄭司農云四望日月星海

後鄭不從者禮無祭海之文又山川稱望故尚書云

望秩于山川是也玄謂四望五嶽四鎮四瀆知者祭

山川既稱望案大司樂有四鎮五嶽崩四瀆又與五

嶽相配故知四望中有此三者言四望者不可一往

就祭當四向望而為壇

遙祭之故云四望也

**王大封則先告后土**

**后土**

土神也黎所食者

**疏**后土至食者○釋曰大封謂

命其出封皆加一等是其大封之事對封公卿大夫



中央土官后土此等后土土官也黎為祝融兼后土故云黎所食者若左氏傳云君戴皇天而履后土彼為后土神與此后土同也若句龍生為后土官死配社即以此社為后土其實社是五土總神非后土也以后土配社食世人因名社為后土耳此註本無言后土社寫者見孝經及諸文許多言社后土因寫此云后土社故鄭答趙商云句龍本后土後遷為社王大封先告后土玄云后土土神不言后土社也鄭又答田瓊云后土古之官名死為社而祭之故曰后土社句龍為土官後轉為社世人謂為后土無可怪此中后土不得為社者聖人大平制禮意得以世人之言著大典明后土土神不得為社也

于邦國都家鄉邑

○頌讀為班班其所當祀及其禮

都家之鄉邑謂王子弟及公卿大夫所食采地

○頌音班

**班** 頌讀至采地。釋曰云頌讀為班者鄭於周禮所有頌皆讀為班班謂布也云班其所當祀及其

禮者但各位不同禮亦異數既班其祀明亦班禮與之故連言禮也班禮謂若諸侯不得祭天地唯祭社稷宗廟五祀之等二王後與魯唯祭天仍不得祭地大都亦與外諸侯同其禮者若獻尸上公九侯伯七子男五皆大牢之屬是也其小都與家則依卿大夫之獻亦大牢也云都家之鄉邑謂王子弟以下者鄭恐經鄉邑六鄉六遂非都家之內鄉邑故以明之謂都家之內鄉邑耳其都家之內鄉邑未必一如六鄉六遂家數但采邑之內亦有二十五家為里以上以相統領故一成之內得有革車一乘士十人徒二十人發兵及出稅之法即謂之鄉邑也謂王子弟者以親疎分為大都小都家邑二處食采地言及公卿大夫采地者謂若載師職公大都卿小都大夫家邑也



周禮註疏卷第十九  
漢鄭氏註  
唐賈公彥疏

周禮註疏卷第十九

漢鄭氏註

唐賈公彥疏

小宗伯之職掌建國之神位右社稷左宗廟註庫門內

雉門外之左右故書位作立鄭司農云立讀為位古

者立位同字古文春秋經公即位為公即立註小宗

廟釋曰建立也言立邦之神位者從內向外故據

國中神位而言對下經在四郊等為外神也言右社

稷左宗廟者案匠人亦云左宗廟右社稷彼掌其營

作此掌其成事位次耳案禮記祭義註云周尚左又

案桓公二年取郟大鼎納於大廟何休云質家右宗

廟尚親親文家右社稷尚尊尊若然周人右社稷者

周禮疏

卷之十九

及右



地道尊右，故社稷在右，是尚尊尊之義。此據外神在國中者，社稷為尊，故鄭註郊特牲云：「國中神莫大於社。」祭義註：「周尚左者，據內神而言。若據衣服尊卑，先王衮冕，先公鷩冕，亦貴於社稷。」故云：「周尚左，各有所對，故註不同也。」  
 ○**庫門**至即立。○釋曰：鄭知庫門內，雉門外者，後鄭義以雉門為中門，周人外宗廟，故知雉門外，庫門內之左右也。先鄭云：「古者立位，同字者，是古者假借字同也。」云：「古文春秋者，藝文志云：春秋古經十二卷，是此古文經所藏之書。」文帝除挾書之律，此本然後行於世，故稱古文。  
**兆五帝**

**於四郊，四望，四類，亦如之。**  
 兆為壇之營域。五帝蒼

曰靈威仰，大昊食焉，赤曰赤熛怒，炎帝食焉，黃曰含樞紐，黃帝食焉，白曰白招拒，少昊食焉，黑曰汁光紀，顓頊食焉，黃帝亦於南郊。鄭司農云：「四望，道氣出入。」

四類，三皇五帝九皇六十四民咸祀之。玄謂四望，五

嶽四鎮四竇四類，日月星辰運行無常，以氣類為之。

位，兆日於東郊，兆月與風師於西郊，兆司中司命於

南郊，兆雨師於北郊。○仰如字，劉五郎反，燦必消反。

沈又音巨，汁音。兆五至如之。○釋曰：自此以下，云

叶劉子集反。外神從尊至卑，故先云五帝，此不

云大帝者，此文上下唯論在四郊，以對國中右社稷

左宗廟，其大帝與崑崙自相對，而在四郊之內，有自

然之圓丘及澤中之方丘，以其不在四郊，故不言也。

○**兆**為至北郊。○釋曰：云兆為壇之營域者，案封

人云：社稷之壇，謂壇土為之，即此壇之營域一也。不

言壇者，舉外營域有壇可知。云五帝蒼曰靈威仰之

等，此於大宗伯釋訖，但彼據禮神五幣而言，此據壇

域處所而說，故兩處各言之也。司農云：四望，道氣出



入者案上註司農以為日月星海後鄭不從矣今此云道氣出入與上註不同者以無正文故兩註有異若然云道氣出入則非日月星海謂五嶽之等也故後鄭就足之還為五嶽之屬解之先鄭云四類三皇五帝九皇六十四民成祀之者案史記云九皇氏沒六十四民與六十四民沒三皇與彼雖無三王五帝之文先鄭意三皇已祀之明并祭五帝三王可知後鄭不從者以其兆五帝以下皆據外神大昊句芒等配祭而已今輒特祭人帝於其中非所宜故不從是以取五嶽之屬易之也後鄭註云四類日月星辰者以其言類明以氣類而為位以祭之故知是日月之等知兆日於東郊者案祭義云大明生於東故觀禮亦云拜日於東郊玉藻又云朝日於東門之外也又知兆月於西郊者月生於西知風師亦於西郊者以其五行金為賜土為風風雖屬土秋氣之時萬物燥落由風故風亦於西郊也云兆司中司命於南郊者以其南方盛陽之方司中司命又是陽故司中司命在兩郊也云兆雨師於北郊者以其雨是水宜在水

位故知雨師在北郊天子四望諸侯三望境內山川案僖三十一年夏四月猶三望服氏云三望分野星國中山川又上文先鄭云四望日月星海後鄭必知望祭中無天神者案哀六年云初楚昭王有疾卜曰河為崇王弗祭大夫請祭諸郊王曰三代命祀祭不越望江漢睢漳楚之望也爾雅又云梁山晉望又案尚書云望於山川則知望祭中無天神可知若天神日月之等當入四類之內也若然尚書云望於山川必知四望非山川是五嶽四瀆者以其下云兆山川丘陵之等山川既在下故知此四望是五嶽之屬山川之大兆山川丘陵墳衍各因其方釋曰順其所在者也兆山至其方釋曰案大司徒職地有十等此不言林澤原隰亦順所在可知故略不言掌五禮之禁令與其用等釋曰用等牲器尊卑之差鄭司農云五禮吉凶軍賓嘉釋曰牲器尊卑之差者謂若天子大

周禮疏

卷之十九

及古周



夫已上大牢，士少牢，諸侯之大夫少牢，士特牲之等，其器謂若少牢四敦，特牲二敦，士二豆，四俎，大夫四豆，五俎，諸侯六豆，七俎，天子八豆，九俎，其餘尊罍爵勺及饗食之等，各依尊卑之差，先鄭云：五禮吉凶，軍賓嘉者，大辨廟祧之昭穆。宗伯職文：辨廟祧之昭穆。祧，遷主所藏之廟，自始祖之後，父曰昭，子曰穆。○昭常。辨廟祧之昭穆。○云：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諸侯二昭二穆，與太祖之廟而五。大夫一昭一穆，與太祖之廟而三。士一廟，祭法適士二廟，王制不言之者，取自上而下降，殺以兩，故略而不言二廟者，故此總云廟祧之昭穆，諸侯無二祧，謂始封太祖廟為祧，故聘禮云：不腆先君之祧，是太祖為祧也。○祧，遷至曰穆。○釋曰：祭法註：祧之言超，超然上去意，以其遠廟為祧，故云上去意也。周以文武為二祧，文王第稱穆，武王第稱昭，當文武後，穆之木主入文王祧，昭之木主入武王祧，故云遷主所藏之廟曰祧也。云自始祖

之後，父曰昭，子曰穆者，周以后稷廟為始祖，特立廟，不毀，即從不窳，以後為數，不窳父為昭，鞠子為穆，從此以後，皆父為昭，子為穆，至文王十四世，文王第稱穆也。辨吉凶之五服，車旗宮室之禁。五服，王及公卿大夫士之服。辨吉凶之室之禁者，謂若典命云：國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以九以七，以五為節，言禁令者，謂五服及車旗宮室，皆不得上僭，下逼，當各依品命為法。○五服至之服也。五也。三也。又云：予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註云：此十二章，天子備有，公自山而下，孝經云：非先王之法服，註云：先王制五服，日月星辰服，諸侯服山龍，云：皆據章數而言，今此註五服，以為王及公卿大夫士之服，不據章數為五者，以其喪服自天子達於士，唯一而已，不得數服為五，即知吉之。掌三族之別，以五服亦不得數服，故皆據人為五也。



人屬一作人道

辨親疏其正室皆謂之門子掌其政令三族謂父

子孫人屬之正名喪服小記曰親親以三為五以五

為九正室適子也將代父當門者也政令謂役守之

事適丁歷反一本而言推此而往其中則兼九族矣

云辨親疏者據已上至高祖下至玄孫傷至總麻重

服者則親輕服者則疏也云正室皆謂之門子者還

據九族之內但是適子正體主皆是正室亦謂之門

子三族至之事釋曰云三族謂父子孫者此

據已上親父下親孫是父子孫此即親親以三親

孫則五也云以五為九者謂以祖親曾高以孫親曾

玄即是以五為九也若然不言以五為七乃云以五

為九者齊衰三月章云為曾祖鄭註云服之數盡於

五則高祖宜總麻曾祖宜小功也據祖期則曾祖宜

大官

大功高祖宜小功也高祖曾祖皆有小功之差則曾  
孫玄孫為之服同也重其衰麻尊尊也減其日月恩  
殺也以此而言曾祖高祖服同齊衰三月則為曾孫  
玄孫服同總麻三月以尊卑服同故經云以五為九  
不須言以五為七也云政令役守之事者案諸子職  
云掌國子之倅若有甲兵之事致於天子惟所用之  
是其役事案宗伯職云掌士庶子又有八次八舍  
宿衛之事是其守之事故總云政令役守之事也

六牲辨其名物而頒之于五官使其奉之毛擇毛

也鄭司農云司徒主牛宗伯主雞司馬主馬及羊司

寇主犬司空主豕毛六戚如曰言辨其名物者

若六牲皆有名若馬牛羊豕犬雞物色也皆有毛色  
若宗廟用騂之等云頒之于五官者六卿應言六官  
而云五者以其天官貳王治事尊而不使奉牲故五  
官也云使其奉之者謂充人養之至祭日之且在廟

同禮疏

卷之九 五

及右



門之前頒與五官使其奉之助王牽入廟即祭義所云卿大夫贊幣而從之彼雖諸侯法可況天子也○  
**釋**毛擇至主豕○釋曰先鄭云司徒奉牛牲宗伯職有雞職知之若大司徒有牛人即云奉牛牲宗伯職有雞人即云供雞牲司馬職有羊人校人掌馬即云其羊牲奉馬牲司寇職有犬人即云奉犬牲是以先鄭依而用焉唯司空職亡先鄭知主豕者五行傳聽之不聰則有豕禍是豕屬北方司空冬官故奉豕牲也

**辨六齋之名物與其用使六宮之人共奉之**  
**釋**齋讀

為棗六棗謂六穀黍稷稻粱麥苽○武音孤**辨**六至奉

六穀云各物者謂六穀各有名其色異故云各物也云與其用者六穀所用若六牲六彝所用不同故須辨之云使六宮之人共奉之者黍稷簠簋是婦人所奉之事故使六宮之人奉之六宮之人謂若世婦職云女宮之宿戒者也○**釋**齋讀至麥苽○釋曰讀齋為棗者爾雅釋草棗稷也棗字從米以次為聲其齋

字從皿以齊為聲從皿不如從米故讀棗也云六棗黍稷稻粱麥苽者約食醫和正六食云黍稷稻粱麥苽而

**辨六彝之名物以待果將**  
**釋**六彝雞彝鳥彝罍

彝黃彝虎彝雉彝果讀為裸○尊音假又音據**釋**

彝至為裸○釋曰上二經皆云使其奉之此及下經不云使其奉之而云以待文不同者上二者官眾故云使其奉此及下文並是司尊彝一職之事又是春官當司所主故直云以待也裸言將者將送也謂以圭瓚酌之送與尸及賓故云將六彝之名出司尊彝也云果讀為裸者諸文皆云裸故讀從之其實裸更讀為

**辨六尊之名物以待祭祀賓客**  
**釋**待者有事則

給之鄭司農云六尊獻尊象尊壺尊著尊大尊山尊

○獻素何反著**釋**六至賓客○釋曰案司尊彝唯直畧反大音泰**釋**為祭祀陳六彝六尊不見為賓客



陳六尊此兼言賓客則在廟饗賓客時陳六尊亦依祭禮四時所用唯在野外饗不用祭祀之尊故春秋左傳云犧象不出門也若然案鬱人云掌裸器凡祭祀賓客之裸事則上六彝亦為祭祀賓客而辨之而不言祭祀賓客者舉下以明上故畧而不言○待者至山尊○釋曰云待者有事則給之者所須則祭祀賓客是也上經六彝亦云以待鄭不言者上經不言祭祀賓客先鄭亦略而不言亦就此以待祭祀賓客而解之先鄭解六尊亦據司尊彝而言也

**掌衣服車旗宮室之賞賜**

王以賞賜有功者書曰車服以庸○**釋曰**掌衣至賞賜○司服衮冕以下唯有大裘不可以賞賜以其諸侯不合用之是以魯祭山川衮冕則二王後祭天亦不得用大裘也云車旗者謂若巾車金路象路革路木路及夏篆已下亦得依所乘者賜之唯玉路不得賜與大裘同是以魯用殷之大路也○**釋曰**王以至以庸○**釋曰**引書者尚書舜典文孔云賜以車服旌其能用

省

上

**掌四時祭祀之序事與其禮**

**釋曰**序事卜日在牲視滌

濯養饗之事次序之時○**釋曰**序事至之時○**釋曰**云以經云掌四時祭祀之事序謂次第先後故取土大宗伯凡祀大神享大鬼祭大祇帥執事而卜日已下之事下亦有省牲已下故取以證序事唯養饗之言出於特牲即大宗伯云牲饗一也

**若國大貞則奉玉帛以詔號**

**釋曰**號神號幣號鄭司農云大貞謂

卜立君卜大封○**釋曰**若國至詔號○**釋曰**此國大貞則視高作龜者是也○**釋曰**號神至大封○**釋曰**此言卜事而云神號者案大祝有神號幣號又案下天府職云季冬陳玉以貞來歲之熾惡鄭云問事之正曰貞謂問於龜大卜職大貞之屬陳玉陳禮神之玉龜有天地四方則玉有六器者與此既言玉帛明亦有六幣以禮神也先鄭云大貞謂卜立君卜大封大卜文



不言大遷者

大祭祀省牲。祗滌濯祭之日。逆齋省饗。

告時于王。告備于王。逆齋受饗人之盛以入省饗。

視亨腥熟時薦陳之晚早備謂饌具。○饗昌志反。亨

反。○大祭至于王。○釋曰。此云省牲祗滌濯省饗與

不如灋其逆齋即大宗伯泣玉齋者是也。大宗伯泣

之。○小宗伯迎之。是相佐也。其告時告備是其專職耳。

○逆齋至饌具。○釋曰。知齋受饗人之盛以入者

案少牢饗饗在廟門之外。明天子諸侯饗饗亦在廟

門外。今言迎齋明於廟門之外。迎入向廟堂東實之

於簠簋也。云省饗視亨腥熟者。案禮運云。腥其俎熟

其穀。鄭云。腥其俎。豚解而腥之。熟其穀。體解而爛之。

此謂祭宗廟朝踐饋饌。彼下文更有體其犬豕牛

羊。謂室中饋熟亦須饗。鄭不言畧也。云時薦陳之晚

早者。陳謂祭前陳饌於堂東薦謂薦之於神坐。皆有

晚早云。備謂饌具者。此饌具即堂東所。○凡祭祀賓客

陳陳備即告告王祭時已至當行事也。○以時將瓚裸

將送也。猶奉也。祭祀以時奉而授王

賓客以時奉而授宗伯。天子圭瓚。諸侯璋瓚。○瓚才

○將送至璋瓚。○釋曰。凡祭祀以時奉而授王者

○案小宰職云。凡祭祀贊玉幣爵之事。裸將之事。註

云。又從太宰助王也。將送也。裸送送裸。謂贊玉酌鬱

也。以獻尸。以人道宗廟有裸。此小宗伯又奉而授王

者。此據授王。彼小宰據授尸。謂贊既在王手。小宰乃

贊王授尸。故二官俱言也。云賓客以時奉而授宗伯

者。大宗伯云。大賓客辨而載裸者是也。云諸侯用璋瓚

者。玉人云。裸圭尺有二寸者是也。云諸侯用璋瓚

者。此謂未得圭瓚之賜者。故王制云。諸侯賜圭瓚。然



也若然天子用圭瓚則后亦用璋瓚也其詔相祭祀

諸侯未得圭瓚者君與夫人同用璋瓚也

**之小禮凡大禮佐大宗伯**詔相

伯○釋曰云詔相祭祀之小禮者謂王有故不親行

事使臣攝祭則為小禮故鄭云羣臣之禮云凡大禮

佐大宗伯者大宗伯所云者小宗伯佐之也此經所

云既未至職未輒言此者此以下皆小宗伯專行事

不佐大宗伯故於**賜卿大夫士爵則儻**賜猶命也

中言之以結上也**賜卿大夫士爵則儻**賜猶命也

儻之如命諸侯之儀春秋文元年天王使毛伯來錫

公命傳曰錫者何賜也命者何加我服也

釋曰諸侯尊故大宗伯儻卿大夫士卑故小宗伯儻

之○賜猶至服也○釋曰云賜猶命也者但命謂

以簡策以辭命之并加以服賜自是以車馬賜之則

賜命別矣而言賜猶命者欲見賜命相將之物故觀

禮賜侯氏以車馬及命書與篋服同時也云如命諸

侯之儀者儀灋雖同禮數則異也引公羊傳者欲見

賜命相**小祭祀掌事如大宗伯之禮大賓客受其將**

將之事**幣之齋**謂所齋來貢獻之財物

○齋子兮反**幣之齋**謂所齋來貢獻之財物

至之禮○釋曰小祭祀謂王立冕所祭則小宗伯專

掌其事其灋如大宗伯也○謂所至財物○釋曰

此謂諸侯來朝觀禮畢每國於廟貢國所有行三享

之禮諸侯以玉幣致享既訖其庭實之物則小宗伯

受之以東故云受**若大師則帥有司而立軍社奉主**

其將幣之齋也**車**有司大祝也王出軍必先有事於社及遷廟而

齋  
責



載于齊車言必有尊也書曰用命賞于祖不用命戮于社社之主蓋用石為之奉謂將行○被孚物反劉音廢從才用反

齊車側○若大至主車○釋曰言大師者大起軍師皆反○以征伐云帥有司而立軍社者謂小宗伯帥領有司大祝而立軍社載於齊車以行云奉主車者謂遷主亦載於齊車以行云○有司至將行○釋曰鄭知有司是大祝者見大祝職云大師設軍社故也鄭知王出軍必先有事於社及遷廟而以其主行者見大誓及王制將出軍皆云類於上帝宜於社又曾子問云以遷廟主行載於齊車故知也云社主曰軍社者以其載社在於軍中故以軍社言之云遷主曰祖者此經直云奉主車雖不云祖鄭意欲取尚書賞於祖為證故先言遷主曰祖也引春秋者定四年召陵之會將會衛子行敬子言於靈公曰會同難其使祝佗從祝佗曰君以軍行祓社饗鼓祝奉以從若君行師從卿行旅從祝不出境祝佗言此者欲見

召陵之會是朝聘吉行大祝不合行意時靈公抑遣行祝佗遂行引者欲見此經有司立軍社是大祝之事也引曾子問者欲見軍行天子諸侯皆用遷廟木主行之意也尚書者是甘誓啓與有扈戰於甘之野誓士眾之辭引之者欲見軍行須軍社遷主也云社之主蓋用石為之者案許慎云今山陽俗祠有石主彼雖施於神祠要有石主主類其社其社既以土為壇石是土之類故鄭註社主蓋以石為之無正文故云蓋以疑之也云奉謂將行者以曾子問云載於齊車又尚書用命賞於祖故知奉謂將行也

**若軍將有事則與祭有司將事于四望**○軍將有事將與敵合戰也鄭司農云則與祭謂軍祭表禡軍社之屬

小宗伯與其祭事玄謂與祭有司謂大祝之屬蓋司馬之官實典焉○與音預若軍至四望○釋曰其四望者謂五嶽四鎮四瀆王軍將



神

有事與敵合戰之時則小宗伯與祭有司大祝之等  
祭四望之神以求福但四望之神去戰處遠者不必  
祭之○軍將至典焉釋曰先鄭以與祭以上絕讀之  
若然則與祭者與祭何神乎其有司將事於四望則  
有司自有事於四望矣不干小宗伯輒於此言之見  
何義也於義不然故鄭合為一事解之也鄭知有司  
是大祝者案大祝職云大師國將有事於四望與此  
義同故知有司大祝知司馬實典主其事也無正文故云蓋  
以疑○若大甸則帥有司而饁獸于郊遂頒禽  
曰田有司大司馬之屬饁饋也以禽饋四方之神於  
郊郊有羣臣之兆頒禽謂以予羣臣詩傳曰禽雖多  
擇取三十焉其餘以予大夫士以習射於澤宮而分

去

之○甸音田饁于若大至頒禽○釋曰言大甸者  
輒反劉于法反天子四時田獵也云則帥有司  
而饁獸于郊者謂田在四郊之外田訖以禽獸饋於  
郊者將入國過四郊四郊皆有天地日月山川之位  
便以獸薦於神位以款神非正祭直是野饁獸於郊  
云遂頒禽者因事曰遂以在郊饁獸訖入至澤宮中  
而射以主皮行班餘獲射之禮故云遂頒禽○甸  
讀曰田有司大司馬之屬饁饋也以禽饋至分之  
釋曰甸者以郊外曰甸獵在甸地故云甸今讀曰田  
者義將兩兼非直獵在甸地亦得取田義以其似治  
田法不秀實故以田言之云有司大司馬之屬者以  
其軍事是司馬之事故大司馬職云徒弊致禽饁獸  
於郊故知大司馬之屬官故以之屬言之也云四方  
之神者即天地山川之屬官故以之屬言之也云四方  
兆五帝於四郊四類四望亦如之兆山川丘陵各於  
其方是羣神之兆也引詩傳大哉及執事禱祠于上  
者証頒禽之義書傳亦云焉



忍

下神示

執事大祝及男巫女巫也來福曰禱得求

曰嗣謂曰禱爾于上下神祇鄭司農云小宗伯與執

事共禱祠音誦大裁及執事禱祠于上下神示

穀不熟則禱祠於上下天地神祇釋曰鄭知執事之中大祝及男

巫巫女巫至禱祠釋曰鄭知執事之中大祝及男

司巫云國大裁則帥巫而造巫恒男巫職中雖無事

其司巫所帥者即帥男巫也女巫職云凡邦之大裁

歌哭而請是以鄭君歷而言焉以充事也云求福曰

禱得求曰祠兩言之者欲王角大肆以秬鬯泔鄭

見初禱後得福則祠之也司農云大肆大浴也杜子春讀泔為泔以秬鬯浴尸

玄謂大肆始陳尸伸之○泔亡婢反杜音泔鄭

伸之○釋曰先鄭與子春所解皆不釋肆字故後鄭

就足之特解肆為始陳尸伸之者肆訓為陳為伸故

也必用秬鬯者以死者人所惡故以秬鬯浴尸使之

香也大祝職云大喪始崩以肆鬯泔尸小祝又云大

喪贊泔彼二官已掌之此及執事泔大斂小斂帥異

言之者察其不如儀也族而佐執事大祝之屬泣臨也親斂者蓋事官之

屬為之喪大記曰小斂衣十九稱君大夫士一也大

斂君百稱大夫五十稱士三十稱異族佐斂疏者可

以相助○斂力驗反執事至相助○釋曰鄭知

職云大喪贊斂明大祝執事小宗伯泣之云親斂者

蓋事官之屬為之者以其諸處更不見主斂事者事

官又主工巧之事以無正文故疑事官之屬為之也

引喪大記者以天子之喪大小斂稱數無文故約諸

官

周禮疏

卷之九十二

及古禮



侯濃推出天子斂之稱數也按喪大記註小斂十九稱灋天地之成數故尊卑同至於襲與大斂乃異大斂五等諸侯同百稱天子蓋百二十稱也天子大夫士約與諸侯之卿大大士同以其執贊同故祿與廟數及襲斂亦無嫌也云異族佐斂疏者可以相助者此異族據姓而言之

**路門之外**

**制色宜齊同**

○縣音玄

**衰**

○縣衰至之外

制及色故鄭云制色宜齊同知式中兼有色者按禮記問喪云斬衰貌若直齊衰貌若象齊斬之衰其色亦如貌故鄭知式中兼有色也但冠不據色是以喪服傳云冠六升銀而勿灰明不色如直也縣衰冠大僕云縣衰首服之屬于宮門註云首謂免髮及執筭總廣狹長短之數與此不同故彼別縣之也

**事祇葬獻器遂哭之**

**執事**

蓋梓匠之屬至將葬獻明器之材又獻素獻成皆於殯門外王不親哭有官

精 决 王

**代之**

**及執**

至哭之釋曰此文承衰冠之下卜葬而布材與明器云執事祇葬獻器遂哭之謂獻明器之時小宗伯哭此明器哀其生死異也

代之釋曰鄭知執事是梓匠之屬者以其明器所為是工巧之事梓人匠人見主工巧故知是梓匠也言之屬者冬官總主人工事故以之屬兼之但無正文故云蓋以疑之也云至將葬獻明器之材者亦約檀弓云既殯旬而布材故知將葬獻材也又知獻素獻成皆於殯門外者見士喪禮云獻材于殯門外西面北上請主人徧視之如哭梓獻素獻成亦如之註云形灋定為素飾治畢為成是其事也云王不親哭有官代之者按士喪禮主人親哭以無官此在卜葬不親哭以其有官有官即小宗伯哭之是也

**兆甫窆亦如之**

**兆**

墓塋域甫始也鄭大夫讀窆皆為穿杜子春讀窆為毳皆謂葬穿壙也今南陽名穿



地為窆聲如腐脆之臍

鄭昌弼反李依杜昌銳反鄭大夫音穿腐房甫反脆之

脆七歲反舊作臍誤劉清劣反或倉沒反字書無此字但有臍字音千劣反今註本或有作臍字者則與

劉音為協沈云字林有臍音卒臍者牛羊脂臍者與易破恐字誤案如沈解義則可通聲恐未協臍已下

皆非 **禮** 下葬至如之釋曰王喪七月而葬將葬先鄭義

下墓之聲非故云下葬兆也云甫窆者既得吉而始穿地為壙故云甫窆也云亦如之者亦如上

明器哭之但明器材哭於殯門外此卜葬地在壙所則哭亦與在殯所哭之相似故云亦如之

至之臍釋曰孝經云下其宅兆註兆以為龜兆解之此兆為墓塋兆者彼此義得兩合相兼乃具故註

各據一邊而言也鄭大夫讀窆皆為穿此經唯有一窆而云皆在下家人甫窆皆為穿也杜子春讀窆為

毳毳亦是穿當時有此語後鄭從之故云皆謂葬穿壙也云今南陽名穿地為窆聲如腐脆之臍者時南陽郡人名穿地為窆窆之聲如腐脆之臍則以窆為

也既葬詔相喪祭之禮

**註**

喪祭虞祔也檀弓曰葬曰

虞弗忍一日離也是日也以虞易奠卒哭曰成事是

日也以吉祭易喪祭明日祔于祖父

離力知反

**禮** 祭至

祖父釋曰鄭知喪祭是虞祔也者以文承卜葬之下成葬之上其中唯有虞祔而已故以虞祔解之也

檀弓曰葬日虞弗忍一日離也者自始死至葬前未忍異於生故無尸而設奠象生時薦羞於坐前也既

葬送形而往迎魂而反日中而虞虞者鄭註士虞禮云虞安也所以安神是也葬之朝為大遣奠反日中

而虞是不忍一日使父母精神離散故云不忍一日離也云是日也以虞易奠者以士虞禮云男男尸女

女尸為神象鬼事之是以虞易奠也云卒哭曰成事是日也以吉祭易喪祭者案士虞禮三虞卒哭俱用

剛日云哀薦成事故檀弓記人解士虞禮云卒哭曰成事祭以吉為成事故云是日也以吉祭易喪祭虞祭



是也。云明日耐於祖父者，引之證經喪祭為虞祭。又為耐祭，士之禮，葬用柔日，假令丁日葬，葬日第一虞，隔戊日，巳日為第二虞，後虞改用剛，用庚日，卒哭亦用剛日，隔辛日，壬日為卒哭祭，其耐祭又用柔日，則癸日為耐祭，是士從始虞至耐日，總用七日，以此差之大，天五虞，諸侯七虞，天子九虞，相次日數可知耳。此喪中自相對，虞為喪祭，卒哭即為吉祭，以卒哭無時，哭哀殺，故為吉祭。若喪中對二十八日，復平當為吉祭，則禫祭已前皆為喪祭也。若然，喪中自相對，虞為喪祭，卒哭為吉祭，而鄭云喪祭，虞耐并耐祭亦為喪祭者，此鄭欲引檀弓并耐祭總釋，故喪中之祭，總為喪祭而言，其實卒哭既為吉祭，耐祭在卒哭後，是吉祭可知也。

**成葬而祭墓為位** 成葬，丘已封也。天子之冢，蓋不一日而畢，位壇位也。先祖形體託於此地，祀其神以安之。冢人職曰：大喪，既有日，請度甫窆，遂為

之尸 成葬至為位。釋曰：云成葬者，謂造丘墳已訖，訖以王之靈柩託於此土，故祭后工之神，使安祔之。當設祭位於墓左也。成葬至之尸，釋曰：成葬，丘已封也。冢人，以爵等為丘封之度，據彼有丘封之文，故依而言之。云天子之冢，蓋不一日而畢者，案檀弓云：有司以几筵舍奠於墓左，反日中而虞。註云：所使奠墓有司來歸，乃虞也。則虞祭在奠墓後，以其至之墳，蓋高四尺，故日中虞祭，待奠墓有司來歸，此文既云詔相喪祭，則虞祭訖矣。於下乃云成葬祭墓為位，則虞祭不待奠墓有司來歸者，由天子之冢高大，蓋不一日而畢，故經喪祭在成葬之上也。引冢人職者，證祭墓為位，時冢人為尸，以祭也。

**凡王之會同軍旅甸役之禱祠肆儀為位** 肆，習也。故書肆為肆，儀為義。杜子春讀肆當為肆，義為儀。若今時肆，司徒府也。小宗伯主其位。肆，以志反。習也。沈音四。



李似疏凡王至為位。釋曰言王有會同軍旅旬役

二反疏之事皆有禱祠之灋云肆儀為位者數者禱

祠皆須豫習威儀而為之故云肆儀疏國有禍裁則亦

也當習威儀之時則小宗伯為位也疏國有至如之。釋曰禍裁謂

如之疏謂有所禱祈疏國遭水火凶荒則有禱祈之

事故云疏亦如之。凡天地之大裁類社稷宗廟則為位疏禱祈

禮輕類者依其正禮而為之疏凡天至為位。釋曰

奔頌地災謂震裂則類祭社稷及宗廟則亦小宗伯

為位祭之疏禱祈至為之。釋曰凡言類者皆謂

依事類而為之但求福曰禱禱輕得求曰祠祠禮重

則祠者依正祭之禮也則禱禮輕者雖依正禮祭饌

少疏凡國之大禮佐大宗伯凡小禮掌事如大宗伯之

儀疏凡國至之儀。釋曰凡言大禮者王親為之者

小禮者羣臣攝而為之者小禮小宗伯專掌其

事其灋如大宗伯之儀但非王親行則謂之小禮也

肆師之職掌立國祀之禮以佐大宗伯疏佐助也疏肆

至宗伯。釋曰肆師是宗伯之考每事皆佐宗伯此

經與下為目其立國祀之禮則下經所云立大祀已

下是也立大祀用玉帛牲牲立次祀用牲幣立小祀用

牲疏鄭司農云大祀天地次祀日月星辰小祀司命

已下玄謂大祀又有宗廟次祀又有社稷五祀五嶽

小祀又有司中風師雨師山川百物疏立大至

音全疏用牲。釋曰此則佐宗伯之事案大宗伯有禋祀已下并宗

廟六享之事此肆師陳用玉帛牲牲之等疏鄭司

至百物。釋曰司農云大祀天地至司命以下先鄭

據大宗伯直據天神大夫小百言唯天神中兼言地



而已其於地示不言次小人鬼之中又不言大次小  
故後鄭就足之耳後鄭云大祀又有宗廟者以其先  
鄭於大祀中無人鬼故後鄭特舉之云次祀又有社  
稷五祀五嶽者此後鄭特舉社稷已下者以先鄭次  
祀中不言血祭社稷已下故也云小祀又有司中風  
師雨師山川百物者此後鄭見先鄭天神小祀中唯  
云司命以下其言不備故具之山川百物就足先鄭  
地示小祀耳若然後鄭直云大祀又有宗廟更不言  
宗廟次小祀者但宗廟次祀即先公是也亦言之者  
已於酒正云次祀驚冕毳冕所祭已具於彼故也又  
不言宗廟小祀者宗廟小祀其神不明馬君雖云宗  
廟小祀殤與無後無明文故後鄭亦不言也經言立  
大祀用玉帛牲牲者天神中非直有升煙玉帛牲亦  
有禮神者也地示中非直瘞理中有玉帛牲亦兼有  
禮神玉帛牲也宗廟中無煙瘞理直有禮神幣帛與  
牲又不見有禮神之玉或可以灌圭為禮神之玉亦  
通一塗立次祀用牲幣者天神日月星辰地示血祭  
社稷五祀五嶽是也宗廟次祀已下與大祀同亦直

有禮神幣帛而已

以歲時序其祭祀及其祈珥

序第次其

先後大小故書祈為幾杜子春讀幾當為祈珥當為  
餌玄謂祈當為進禋之禋珥當為岬禋岬者釁禮之  
事雜記曰成廟則釁之雍人舉羊升屋自中中屋南  
面剖羊血流于前乃降門夾室皆用雞其岬皆於屋  
下割雞門當門夾屋中室然則是禋謂羊血也小子  
職曰掌珥于社稷祈于五祀是也亦謂其宮兆始成  
時也春秋僖十九年夏邾人執郈子用之傳曰用之  
者何蓋叩其鼻以岬社也○及其祈及註禋同巨既反或區依反珥而志反註

室



卬向。割若圭。反夾室。○**禮**以歲至祈。卬。○釋曰。言歲時  
 古洽反。劉古協反。○**禮**序其祭祀者。卽上立大祀。已  
 下至小祀。皆依歲之四時次序。其大小先後也。及其  
 卽。謂釁禮之事。用毛牲。卽曰。用羽牲。卽曰。卬。○  
 卬。序第至社也。○釋曰。云序第。次其先後者。不必先  
 大後小。天地人之鬼神。各有大次小。或小而應先。或  
 大而應後。各自當其時。以祭之。故云第。次其先後也。  
 云故書。祈為幾。杜子春讀幾。當為祈。耳。為解者。皆無  
 義所取。故鄭不從之也。玄謂祈。當為進。禩之。禩者。案  
 禮記。玉藻。沐畢。云進。禩。鄭以為沐。而飲酒曰。禩。彼禩  
 為禩。福之義。此直取音讀。不取其義。云耳。當為卬者。  
 經言。耳。是玉耳。非取血之義。故讀從雜記。下血。傍為  
 之也。云雜記曰。成廟。則釁之。雍人舉羊。升屋。自中者。  
 謂升上其屋。當屋脊之中央。云門夾室。皆用雞者。謂  
 廟門及兩廂夾室。三處皆用雞。其卬。皆於屋下者。謂  
 三處皆不升屋。而在屋下殺雞也。云割雞。門當門夾  
 室中室者。中謂當室中央。云然。則是禩。謂羊血也。者  
 鄭既引雜記之卬。欲破經耳。及子春。卬之意也。云小

知

子職曰。掌。耳。于社稷。祈于五祀。是也。者。引證。血。傍為  
 之。以證。卬。義也。其祈字。猶不從。故彼註。引秋官。士師  
 曰。凡。卽。則奉犬牲。毛牲曰。卽。羽牲曰。卬。此。卽。卬。正  
 字。與。若。然。卽。既。正。字。而。讀。從。進。禩。者。且。從。故。書。禩。音  
 耳。至。士。師。別。為。正。解。也。云。春。秋。傳。曰。者。公。大。祭。祀。展  
 羊。傳。文。引。之。者。謂。證。卬。是。取。血。以。釁。之。事。○**大。祭。祀。展**  
**犧。牲。繫。于。牢。頒。于。職。人。**○**展。省。閱。也。職。讀。為。機。機。可**  
 以繫牲者。此職人。謂充人及監門人。○職。劉之。弋。反。  
 監。古。○**大。祭。至。職。人。**○釋曰。肆師。以。將。有。天。地。宗。廟。  
 銜。反。○**大。祭。祀。牧。人。以。牲。與。充。人。之。時。肆。師。省。閱。其**  
 牲。看。完。否。及。色。堪。為。祭。牲。乃。繫。于。牢。頒。付。于。職。人。也。  
 ○**展。省。至。門。人。**○釋曰。鄭。讀。職。為。機。者。但。三。百。六  
 十。官。皆。有。職。司。若。言。職。則。無。所。指。斥。若。為。機。為。聲。謂  
 置。臬。之。時。機。機。然。作。聲。故。讀。從。機。可。以。繫。牲。者。也。云。  
 此。機。人。謂。充。人。及。監。門。人。者。案。充。人。云。祀。五。帝。繫。于。  
 牢。芻。之。三。月。凡。散。祭。祀。之。牲。繫。于。國。門。使。養。之。故。加。



穢人是此二官也。言此穢人對彼穢人，不要是充人。監門人也。牛人所云穢人者，彼鄭註充人并牧人在其中矣。此有監門人者，謂兼祭諸神司中之等。凡祭祀之卜曰宿為期，詔相

其禮，眡滌濯亦如之。宿，先卜祭之夕。凡祭至如

言凡祭祀之卜曰，謂天地宗廟之等。將祭前有散齊七日，致齊三日，十日矣。若然，卜日吉則齊，今云祭祀之卜曰宿為期，則是卜前之夕，與卜者及諸執事者以明且為期也。云詔相其禮者，謂肆師詔告相助其卜之威儀及齊戒之禮。云眡滌濯亦如之者，謂祭前之夕，視滌濯祭器亦詔相其禮，故云亦如之。祭

之日，表盥盛告絜，展器陳告備，及果築鬻，相治小禮，誅其慢怠者。案六穀也，在器曰盛，陳，陳列也。果築

鬻者，所築鬻以裸也。故書表為剽，剽表皆謂穢議也。

鄭司農云：築，煮。築，香草。煮以為鬻。果古亂反，鬻音

暹反，或勑遙反。識，祭之至怠者。釋曰：云祭之日，式忌反，又昌志反。表盥盛告絜者，當祭之日，具其

黍稷等，盛於簠簋，陳於廟堂東，又以徽識表其名。又告潔淨，云展器陳告備者，謂祭日且於堂東陳祭器

實之。既訖，則又展省視之，而告備具。故云展器陳告備也。云及果築鬻者，謂於宗廟有裸，案禮記雜記，築

鬱曰以掬，杵以梧，而築鬱，金煮以和，秬鬯之酒以泝之，而裸矣。云相治小禮者，謂羣臣行事，則肆師相治

之。云誅其慢怠者，謂執事之人有情慢懈怠者，則誅責之。案六至為鬯。釋曰：爾雅云，黍稷也。彼特

訓案為稷者，以稷為五穀之長，其總而言之，六穀皆是。案故此經據六穀為案，故鄭云：案六穀也。案食醫

和王六食，黍稷稻粱麥。六食，即膳夫云：六穀一物。故鄭云：六穀也。鄭司農云：築，煮。築，香草。煮以為鬻者，此言築鬻鬱人云：裸事和鬱鬯，謂取鬱金煮和秬鬯



也者以剝表字雖不同俱是徽識也於六案之上皆為徽識小旌書其黍稷之名以表之餘饌不表獨此表之者以其餘器所盛各異觀器則知其實此六穀者籩盛稻粱簋盛黍稷皆有盒蓋覆之觀器不知其實故特須表顯之也但鬱人自掌鬱此又掌之者彼官正職此肆師察其不如儀者也

**廟中之禁令** 兆壇瑩域 兆壇瑩域 小宗伯云兆五帝於四郊已下則四郊之上神兆多矣皆掌不得使人干犯神位七廟亦然故云掌其禁令也 兆壇瑩域 釋曰凡為壇者四面皆瑩瑩域也

**凡祭祀禮成則告事** 畢大賓客 泣筵几築鬻 此王所以禮賓客 大賓至築鬻 釋曰案大行人云上公再裸而酢侯伯一裸而酢子男一裸不酢大宗伯云大賓客攝而載裸則此官主以築鬻金煑之和鬯酒也筵几云泣謂司几筵設之肆師臨之也 此王至賓客 釋曰言此以

對彼彼則上經築鬻禮宗廟神也 贊果將 酌鬱鬯授大宗伯載裸 案小宰亦云賓客贊裸者容有故相代也 大朝

觀佐儻 為承儻 為承儻 謂大會同朝觀時若四時常朝則小行人為承儻 小行人所云者是也 共設匪壘之禮 設於賓客

之館 公食大夫禮曰若不親食使大夫以侑幣致之 豆實實于壘 簋實實于篚 匪其篚字之誤與禮不親

饗則以酬幣致之 或者匪以致饗 壘於貢反食 音嗣誤與音餘 共設至之禮 釋曰此肆師不掌飲食而其設者肆師主禮事謂依禮使掌客之等及諸官告設之也 設於至致饗 釋曰鄭知設於賓客之館者凡待賓客之禮饗食在廟其器不用匪壘今言如設匪壘

篚下同

共

也者以剝表字雖不同俱是徽識也於六案之上皆為徽識小旌書其黍稷之名以表之餘饌不表獨此表之者以其餘器所盛各異觀器則知其實此六穀者籩盛稻粱簋盛黍稷皆有盒蓋覆之觀器不知其實故特須表顯之也但鬱人自掌鬱此又掌之者彼官正職此肆師察其不如儀者也

**廟中之禁令** 兆壇瑩域 兆壇瑩域 小宗伯云兆五帝於四郊已下則四郊之上神兆多矣皆掌不得使人干犯神位七廟亦然故云掌其禁令也 兆壇瑩域 釋曰凡為壇者四面皆瑩瑩域也

**凡祭祀禮成則告事** 畢大賓客 泣筵几築鬻 此王所以禮賓客 大賓至築鬻 釋曰案大行人云上公再裸而酢侯伯一裸而酢子男一裸不酢大宗伯云大賓客攝而載裸則此官主以築鬻金煑之和鬯酒也筵几云泣謂司几筵設之肆師臨之也 此王至賓客 釋曰言此以

對彼彼則上經築鬻禮宗廟神也 贊果將 酌鬱鬯授大宗伯載裸 案小宰亦云賓客贊裸者容有故相代也 大朝

觀佐儻 為承儻 為承儻 謂大會同朝觀時若四時常朝則小行人為承儻 小行人所云者是也 共設匪壘之禮 設於賓客

之館 公食大夫禮曰若不親食使大夫以侑幣致之 豆實實于壘 簋實實于篚 匪其篚字之誤與禮不親

饗則以酬幣致之 或者匪以致饗 壘於貢反食 音嗣誤與音餘 共設至之禮 釋曰此肆師不掌飲食而其設者肆師主禮事謂依禮使掌客之等及諸官告設之也 設於至致饗 釋曰鄭知設於賓客之館者凡待賓客之禮饗食在廟其器不用匪壘今言如設匪壘



明是王不親饗食於賓館設之可知引公食禮者欲見此經與彼同同是不親食之事又欲破匪從筐之事也云字之誤與者無正文約同彼故云與以疑之也云禮不親饗則以酬幣致之者此亦公食大夫禮從筐又言饗禮者饗禮亡無妨致饗時用匪不用筐但無正文故云

**饗食授祭** 授賓祭肺 授賓祭 饗大牢以飲賓獻依命數食者亦享大牢以食賓舉依命數云授祭者祭謂祭先造食者案膳夫云授王祭則此授祭者非授王可知故鄭云授賓祭肺也必知祭肺者有虞氏祭首夏后氏祭心殷祭肝周祭肺肺周所祭故知

**與祝侯禴于壘及郊** 侯禴小祝職祭者祭肺也 也。壘五百里遠郊百里近郊五十里。與祝至及郊侯迎善祥禴者禴去殃氣故肆師與小祝為此侯禴二事于壘及郊凡侯禴從內向外應先言郊後言壘

倒 下同

今先言壘到言之者可遠則遠可近則近任當時之宜故到文以見義也。侯禴至十里。釋曰知壘五百里者王畿千里中置國城而五百里故大司馬云方千里曰國畿也知遠郊百里者司馬法文知近郊五十里者案尚書君陳序云分正東郊成周鄭彼註云成周在近郊五十里案今河南洛陽相去則然以其漢灋於王城置河南縣於成周置洛陽縣相去見五十里是近郊五十里故云東郊也

**大禴以鬯則築鬻** 築香草煑以為鬯以浴尸香草鬱也 大喪至築鬻 釋曰上小宗伯大喪以鬯澠則肆師與之築鬱金香草和鬯澠以浴尸使

**令外內命婦序哭** 序使相次秋 令外至序 也。案下註六鄉以出及朝廷卿大夫妻皆為外命婦其內命婦即下經內命女是也謂三夫人以下至女御也。序使相次秋。釋曰哭灋以服之輕重為先後若然則內命婦為王斬衰居前諸臣之妻從服齊



衰者居後也禁外內命男女之衰不中灋者且授之杖

外命男六鄉以出也內命男朝廷卿大夫士也其妻

為外命女喪服為夫之君齊衰不杖內命女王之三

夫人以下不中灋違升數與裁制者鄭司農云三日

授子杖五日授大夫杖七日授士杖此舊說也喪大

記曰君之喪三日子夫人杖五日既殯授大夫世婦

杖無七日授士杖文玄謂授杖日數王喪依諸侯與

七日授士杖四制云○衰七雷反中丁禁外至之

外內命男女為王雖有齊斬不同其衰皆有升數多

少及裁制故禁之使依灋也云且授之杖者外內命

男及內命女皆為王斬者有杖授之其外命女為王

齊衰無杖故云且見不定之義也○外命至制云

○釋曰云內外男女者無正文鄭以意言之以王宮

為正朝廷在王宮內為內命男故以六鄉六遂及公

邑大夫等皆為外命男其妻總為外命女者此對三

夫入已下既為內命女則此朝廷及六鄉以外卿大

夫妻為外命女可知云喪服為夫之君齊衰不杖者

是喪服不杖齊衰章文云內命女王之君齊衰不杖者

者通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皆為王斬衰而

杖也云不中灋違升數與裁制者諸臣妻為夫之君

義服衰六升諸臣為王義服斬衰衰三升半冠六升

三夫人已下為王正服斬衰衰三升是其數也言裁

制者據喪服云凡衰外削幅裳內削幅三衿已下

具有裁制司農所云三日授子杖五日授大夫杖七

日授士杖雖云舊說仍是四制之文也玄謂王喪依

服

諸侯者王喪諸臣等無授杖之日數以諸侯之臣與

王之臣同斬衰杖竹故授杖日數亦宜同也以檀弓

云天子崩三日祝先服鄭註云祝佐舍斂先病明子

同禮記

卷之六

二十二



與夫人亦服矣。則天子之子及后亦服矣。五日官長服。註官長大夫士。明天子三公已下及三夫人已下亦服矣。但服杖俱時有服。即杖矣。唯天子服授杖。亦當七日矣。是以王喪約同諸侯之禮也。凡師

甸用牲于社宗。則為位。社軍社也。宗遷主也。尚書

傳曰。王升舟入水。鼓鐘亞。觀臺亞。將舟亞。宗廟亞。故

書位為泣。杜子春云。泣當為位。書亦或為位。宗謂宗

廟。音田。甸。凡師至為位。釋曰。師謂出師征伐。甸謂

社及宗。時皆肆師為位祭也。社軍至宗廟。釋曰。云社軍社也。者在軍不用命。戮於社。又君以軍行

祓社。釁鼓。故名軍社也。鄭知宗遷主者。曾子問云。師

行必以遷廟主行。載于齊車。故知遷主也。尚書傳曰。王升舟已下者。謂說武王於文王受命十一年。觀兵

之時。武王於孟津渡河。升舟入水。在前鼓鐘亞。亞王

施

舟後觀臺亞者。觀臺可以望氛祥。亞鼓鐘後。將舟亞

者。以社主主殺戮。而軍將同。故名社主為將。將舟亞

在觀臺後。宗廟亞者。宗廟則遷主也。亞在將舟後。引

之者。蓋在軍有社及宗之意也。異義公羊說。天子有三

臺。有靈臺。所以觀天文。有時臺。以觀四時。旃化有

圍臺。所以觀鳥獸魚鼈。諸侯卑。無靈臺。不得觀天文。有

時臺。圍臺。左氏說。天子有靈臺。諸侯有觀臺。若然

文王時。已有靈臺。今武王而曰觀臺者。鄭君之意。觀

臺則靈臺。對文。類造上帝。封于大神。祭兵于山川。亦

有異。散文則通。類造上帝。封于大神。祭兵于山川。亦

如之。造猶即也。為兆以類禮。即祭上帝也。類禮依

郊祀而為之者。封謂壇也。大神。社及方嶽也。山川。蓋

軍之所依止。大傳曰。牧之野。武王之大事也。既事而

退。柴於上帝。祈于社。設奠於牧室。造七報反。註造

猶同。牧。戚音目。劉



知者

音類造至如之。釋曰：上經用牲於社，宗據在軍。茂，下云：師不功，據敗退後，即此經據尅勝後事。告天及社之事。○**造**，猶至牧室。○釋曰：諸文皆云：造于福，類於上帝，造屬於福。此以類造同云于上帝，則造與類同，屬於上帝，故鄭云：造猶即與造門之造同也。云為兆以類禮，即祭上帝者，若依國四郊，則自有尋常兆域，今戰訖而祭，故須新為壇兆。故鄭云：為兆也。鄭知類禮，依郊祀而為之者，此直是告祭非常，非是禱祈之所祭，故知依正禮郊祀而為之，謂四時迎氣於四郊，皆是也。云大神社及方岳也。方，以其命所報告，皆是出時告者，以出時類于上帝，宜于社造於福。今大神文在上帝下，而云封祭之，明是社也。知兼有方嶽者，見小宗伯云：軍將有事于四望，謂將戰時，今戰訖所告，明兼祭方嶽，方嶽，即四望也。云山川益軍之所依止者，以其山川衆多，不可竝祭，軍旅思險阻，軍止必依山川，故知祭軍所依止者也。云大傳者，禮記大傳篇云：牧之野，武王之大事也。者，牧誓序云：時甲子昧爽，武王與受戰於牧野。鄭註云：紂近郊三

十里名牧，是武王伐紂之事，故云大事。云既事而退者，武王與紂於牧地戰，紂敗退入紂都，自焚於宣室。武王入紂都，既封建，乃退向牧地，而柴於上帝者，以實柴祭帝，即此經類于上帝一也。云祈于社者，即此經封于大神一也。設奠於牧室者，謂祭行主文王於牧野之室，於此文無所當，連引之者，欲見此經亦當有祭行主不。凡師不功，則助牽主車。助，助大司馬也。故書功為工，鄭司農工讀為功，古者工與功同字，謂師無功，肆師助牽之，恐為敵所得。凡師至主，師不功，謂戰敗。云助牽主車者，主中有二為社之石，主遷廟木主也。助，助至所得。釋曰：知助助大司馬也者，索大司馬職云：若師不功，則厭而奉主車，故知此肆師助大司馬也。若然，案小宗伯云：立軍社，奉主車，謂未敗時若。凡四時之大甸獵祭表貉，則為敗，即大司馬奉之。



位。貉師祭也。貉讀為十百之百。於所立表之處為

師祭造軍灋者。禱氣勢之增倍也。其神蓋蚩蚘。或曰

黃帝。○貉莫駕反。鄭。凡四至為位。○釋曰。案大司

將田既陳乃設驅逆之車。有司馬表貉于陳前。此時

肆師為位而祭也。○貉師至黃帝。○釋曰。知貉師

祭也者。爾雅云。是類是禡。故知貉為師祭也。云貉讀

為十百之百者。鄭以聲讀之。必名此祭為貉者。以其

取應十得百為十倍之義。云祭造軍灋者。凡言祭者

祭先明是。先世創首造軍灋者也。云禱氣勢之增倍

也者。謂禱祈使師有氣勢。望得所獲。增益十倍。還釋

貉字之意也。云其神蓋蚩蚘。尤或曰黃帝者。案史記黃

帝與蚩尤戰于涿鹿之野。俱是造兵之首。案王制云

天子將出類乎上帝。註云。帝謂五德之帝。是黃帝以

德配類。則貉祭祭蚩尤。是以公羊說曰。師出曰祠兵

入曰振旅。祠者祠五兵。矛戟劍楛弓鼓及祠蚩尤之

造兵者。謹案三朝記曰。蚩尤庶人之強者。何兵之能

造。故鄭云。或曰黃帝也。故禮說云。黃帝以德行蚩尤

與黃帝戰。亦是造兵之首。故漢。嘗之曰。涖下來歲之

高亦祭黃帝蚩尤於沛庭也。○涖。來歲之

芟。芟草除田也。古之始耕者。除田種穀。嘗者。嘗

新穀。此芟之功也。下者。問後歲宜芟不。詩云。載芟載

柞。其耕澤澤。○芟。色銜反。○嘗。之至之芟。○釋曰。秋

嘗而為祭名也。正當嘗祭日。肆師涖下來歲之芟者

以其餘事。下則大宗伯涖下。或大下涖下。此及下三

事。皆肆師涖下也。則陳龜貞龜命龜示高作龜。使下

師。卜人之等為之。○涖。芟至澤澤。○釋曰。芟芟草

對柞是殺木。引詩者。欲見載芟。即此經芟也。云載柞







者一作署

相其禮

相其適子

釋曰：相其適子者，庶子無事，適子則有天子斬衰，故知所相者適子也。

禮儀以佐宗伯

治謂如今每事者更奏白王禮也。故書儀為義，鄭司農云：義讀為儀，古者書儀但為義。

今時所謂義為誼

凡國至宗伯。釋曰：案小宗伯師與小宗伯中下大夫命數是一故二人同佐宗伯無嫌也。案大宗伯云治其大禮，小宗伯云相治小禮。

而掌其事如宗伯之禮

凡國之小事治其禮儀。釋曰：此一經於職未總結之也。

鬱人掌祿器

祿器謂彝及舟與瓚。釋曰：知祿器

中有彝及舟者，此經下文云和鬱鬯以實彝，又見尊彝云。祠夏禴，祿用雞彝，鳥彝皆有舟，秋冬及造享朝享皆云焉。故知有彝舟也。知有瓚者，案禮記王制云：諸侯賜圭瓚，然後為鬯。尚書序云：平王錫晉文侯，桓鬯圭瓚，皆與。桓鬯相將，即下文祿玉是也。故知祿器中有瓚，瓚則兼圭瓚璋瓚也。

賓客之祿事和鬱鬯以實彝而陳之

築鬱金煮之。以和鬯酒。鄭司農云：鬱草名，十葉為貫，百二十貫為

築，以煮之。鑊中停於祭前，鬱為草若蘭。反劉似消反。本又作鑊，音同。凡祭至陳之。釋曰：天地大神，至李又即脩反。尊不祿，至於山川及門社等事，在

鬯人亦無祿事。此云祭祀唯據宗廟耳，其賓客祿則大行人云：公再祿之等是也。云和鬱鬯者，謂和鬯人所造，桓鬯之鬯酒也。為宗廟賓客用鬱者，則肆師築鬱金草煮之，以知鬯酒更和以盎齊沛之，以實彝陳

同豐亮

卷之十九

二十七

及左闕

焦

和



於廟中饗賓客及祭宗廟之處也。○**鬯**築鬱金煮之，以和鬯酒。至若蘭，○**釋**曰：鄭知築鬱金草煮之者，見肆師云：築鬱，故知之也。司農云：十葉為貫，百二十貫為築者，未知出何文。云以煮之，鑊中停於祭前者，此似直煮鬱，停之。無鬯酒者，文略其實和鬯酒也。云鬱為草若蘭者，蘭則蘭芝，以其俱是香草，故此類言之。案王度記云：天子以鬯，諸侯以薰，大夫以蘭，士以蕭，庶人以艾。此等皆以和酒。諸侯以薰，謂未得圭瓚之賜，得賜則以鬱耳。王度記云：天子以鬯，及禮緯云：鬯草生庭，皆是鬱金之草，以其和鬯酒，因號為鬯草也。

**凡裸玉濯之陳之以贊裸事。**○**釋**曰：此裸玉，即圭璋。璋是也，故玉人典瑞皆云：裸圭，人有二寸。禮記郊特牲云：灌以圭璋，用玉氣也。○**釋**曰：裸玉，謂圭瓚璋瓚。○**釋**曰：案禮記祭統云：君用圭瓚，裸尸，大宗廟璋瓚。亞裸，鄭云：太宗亞裸，容夫人有故攝焉。若然，王用圭瓚，后用璋瓚，可知。故鄭并言之也。

**詔裸將**

之儀與其節

**節**

節謂王奉玉送裸早晏之時。

**詔裸**

至其

節○**釋**曰：云裸將之儀者，即是奉玉送裸之威儀。云節者，即早晚時節，故兩言之。○**節**謂至之時。○**釋**曰：云奉玉，謂王與后裸時，奉瓚而酌鬱鬯。云送裸者，謂送之以授尸，尸得祭之，齊之奠之不飲，故上文司農云：停於祭前也。

**凡裸事沃盥。**○**釋**曰：凡言祭前也。若祭祀，王及后裸者，鬱人沃以水盥手及洗瓚也。

**大喪之溲，共其肆器。**○**肆**器，陳尸之器。喪大記曰：君設大盤造冰焉，大夫設夷盤造冰焉，士併瓦盤無冰，設牀禮，第有枕。此之謂肆器。天子亦用夷盤。○**造**七報反，併薄冷反。禮章器至夷盤。○**肆**訓為陳，故鄭云：謂陳尸之器也。云喪大記云：君設大盤造冰焉，大夫設夷盤造冰焉。



者此謂二月已後至八月鄭註喪大記造猶內也引漢禮大盤廣八尺長丈二深三尺赤中夷盤小焉云士併瓦盤無冰者則盛水以寒尸士喪禮君賜冰用夷盤云設牀禮第有枕者此謂陳尸之牀設冰於其下云天子亦用夷盤者凌人職云大喪共夷盤冰此夷盤則諸侯大盤之類與大夫夷盤同名耳大小則異也**及葬共其裸器遂狸之**○遺奠之葬與殯也狸之於祖廟階間明奠終於此○狸亡皆反○遺奠戰反○於此○釋曰知葬共裸器據遺奠時者以葬時不見有設奠之事祖祭已前奠小不合有葬器奠之大者唯有遺奠故知於始祖廟中厥明將葬之時設大遺奠有此裸器也此即司尊彝云大喪存奠葬者是也○以奠無尸直陳之於奠處耳言狸之於祖廟階間者此案曾子問無遷主者以幣帛皮圭以為主命行反遂狸之於祖廟兩階之間此大遺奠在始祖廟事訖明亦狸之於階間也云明奠終於此者自此已前不忍異於生

少

設奠食象生而無尸自此已後葬訖反日中而虞則有尸故士虞禮云男男尸女女尸以神事之謂之祭異於生故云明**大祭祀與量人受舉犖之卒爵而飲**○奠終於此也○犖受福之嘏聲之誤也王醕尸尸嘏王此其卒爵也○小牢饋食禮主人受嘏詩懷之卒爵執爵以與出宰夫以籩受膏黍主人嘗之乃還獻祝此鬱人受王之卒爵亦王出房時也必與量人者鬱人贊裸尸量人制從獻之脯繡事相成○犖古雅反嘏古雅反醕侯吝反又音胤繡音煩○大祭至飲之○釋曰此大祭祀云受嘏謂祭宗廟者也云與量人受舉嘏之卒爵而飲之者謂王醕尸後尸嘏王之節也○王受至相成○釋曰鄭知犖是受福之嘏非天子奠犖殷爵各者案郊特



牲云舉學角詔受尸其時無鬱人量人受爵飲之禮  
禮故鄭即引少牢以為證也云少牢饋食禮主人受  
報詩懷之卒爵者天子諸侯祭有二灌朝踐饋獻大  
名二獻之事乃有陰厭迎尸入戶尸食訖王酌尸大  
夫士無饋獻已前之事直有陰厭已後取少牢特牲饋之今獻  
子諸侯祭禮亡故陰厭已後取少牢特牲饋之今獻  
鬱人量人之節當大夫獻祝及佐食之時云主人受  
厭詩懷之者謂陰厭後迎尸入戶升席坐尸食訖主人  
酌尸尸酌主人入戶東西面受尸酌時尸命祝報主  
人以大福遂以黍稷肺授主人承也主人承之內  
於懷中挂於季指乃拜而飲卒爵也云執爵以興出  
宰夫以籩受黍黍者黍黍即所斂聚黍稷肺授之者  
也云主人嘗之乃還獻祝此鬱人受王之卒爵亦王  
出房時也者大夫士有獻祝及佐食無獻鬱人量人  
饋天子有獻鬱人量人之禮無祝及佐食之事但其  
節同故引為證也云必與量人者鬱人贊裸尸者即

上文贊裸事詔裸將之儀是也云量人制從獻之脯  
繇者案量人云凡祭祀饗賓制其從獻脯繇之數量  
是也云事相成者前裸後獻  
祭事乃成故云事相成也

**鬯人掌其秬鬯而飾之**  
秬鬯不和鬱者飾之謂設巾

**鬯** 鬯人至飾之○釋曰云掌其秬鬯者此直共秬黍  
之酒無鬱也故註云不和鬱者也鄭知飾之謂設

巾者此上下雖無設巾之事案冪人云以疏布巾冪  
入尊以畫布巾冪六彝凡王巾皆黼凡尊皆有巾冪  
明秬鬯之酒尊亦設巾可知  
**凡祭祀社壇用大罍**  
社壇用大罍

謂委土為壇壇所以祭也大罍瓦罍  
或郎追反罍

音善又音禪  
中除地為壇壇內作壇謂若三壇同壇之類也此經

云社壇謂若封人及大司徒皆云社壇皆直據外壇  
司農疏  
卷之十九  
三十  
及古



而言也知大罍是瓦罍者說人為瓦簋  
據外神明此罍亦用瓦取質略之意也  
**祭門用瓢齋**

**神**則雪霜風雨之不時於是乎祭之山川之神則水

旱癘疫之不時於是乎祭之魯莊二十五年秋大水

鼓用牲于社于門故書瓢作剽鄭司農讀剽為瓢杜

子春讀齋為棗瓢謂瓢蠡也棗盛也玄謂齋讀為齊

取甘瓠割去柢以齊為尊○祭音詠瓢婢遙反齋音齊在今反杜音資鄭作管

反瓢匹召反蠡力兮反或○鄭知祭謂營鬱者欲見

祭神非一取營鬱而祭之義故也鄭知門是國門者禮記祭法云天子祭土祀有國門故知也春秋傳者

昭元年子產辭彼先云山川後云日月此先云日月者鄭君所讀春秋先日與賈服傳不同故也彼無

不時此有之者鄭以義增之非傳文引之者證祭是營鬱而祭之義引莊二十五年傳者證有門之義但

彼譏伐鼓用牲其大水祭門是也玄謂齋讀為齊者以其割齊為尊亦取質略之意故不從子春也

**廟用脩凡山川四方用蜃凡裸事用概凡臨事用散**

裸當為埋字之誤也故書蜃或為謨杜子春云謨當

為蜃書亦或為蜃蜃水中蜃也鄭司農云脩謨概散

皆器名玄謂廟用脩者謂始禘時自饋食始脩蜃概

散皆漆尊也脩讀曰卣卣中尊謂獻象之屬尊者彝

為上彝為下蜃畫為蜃形蚌曰合漿尊之象概尊以



朱帶者無飾曰散。散素旱反。獻素何反。蚌步項反。曰合。散音理。出註。概古愛反。臨乎逼反。音含。本亦作舍。漿如字。本又作將。散○裸當至曰。破裸為埋者。若裸則用鬱。當用彝尊。不合在此。而用概尊。故破從埋也。埋謂祭山林。則山川用蜃者。大山川。司農云。脩謨。概散者。器名者。先鄭從古云。謨。後鄭亦不從之矣。玄謂廟用脩者。謂始禘時者。謂練祭後。遷廟時。以其宗廟之祭。從自始死。已來無祭。今為遷廟。以新死者。木主入廟。特為此祭。故云。始禘時也。以三年喪畢。明年春禘。為終禘。故云。始也。云。自饋食始者。天子諸侯之祭。自禴始。有朝踐饋獻。乃有饋食。進少牢。皆云。饋食之禮。是也。今以喪中為吉祭。不可與吉時同。故略同。大夫士禮。且案大宗伯。宗廟六享。皆以裸為始。當在鬱人用彝。今不用鬱。在鬯人用鬯。尊故知略用饋食始也。若然。鄭知義。遷廟在練時者。案文二年。穀梁傳云。作主壞廟。有時日於練焉。壞廟壞

廟之道。易檐可也。改塗可也。是時木主新入廟。禘祭之。是以左氏說。凡君薨。祔而作主。特祀主於寢。畢三時之祭。其年然後烝。嘗禘於廟。許慎云。左氏說。與禮同。鄭無駁。明用此禮。同義與穀梁傳合。賈服以為三年終禘。遭烝嘗。則行祭禮。與前解違。非鄭義也。鄭知脩。蜃概散。皆漆尊也。者以稱散。凡物無飾曰散。直有漆明。概蜃之等。漆外別有飾。故知皆尊也。鄭以脩從。自者。詩與尚書及爾雅。皆為自。脩字於尊義。無所取。故從自也。云。自中尊。謂獻象之屬者。案下司尊彝職。云。春祠夏禘。裸用雞彝。鳥彝。朝踐用兩獻尊。饋獻用兩象尊。皆有鬯。諸臣之所酢。是尊者彝。為上。鬯為下。獻象之屬。在其中。故云中尊。獻象之屬。更云彝。為上。鬯為下者。欲推出自為中尊之意也。云。之屬者。秋冬及追享朝享。皆彝為上。鬯為下。著尊。壺尊之等。在其中也。云。蜃畫為蜃形者。亦謂漆畫之。云。蚌曰合。漿尊之象者。蚌蛤一名合。漿含漿。則是容酒之類。故畫為蜃而尊名也。云。概尊以朱帶者。玄。纁相對。既是黑漆為尊。以朱帶落腹。故名概。概者。橫概之義。故知落腹

司尊彝 卷之二十一 三十二 及古蜀



即

也云無飾曰散者以對概屨獻象之等有異物之飾此無故曰散云醴事者師大宗伯云醴辜祭四方百物者

**大喪之大泮設斗其其鬯**

斗所以沃尸也

鬯尸以鬯酒使之香美者鄭司農云鬯讀為薇

註音斗所至為薇釋曰鄭云鬯尸以鬯酒使

兼有鬱金香草故得香美也司農云鬯讀

為薇者以鬯鬯尸故以薇為難飾義也凡王之齊

**事其其秬鬯**給泮浴內反鄭給泮浴釋曰

洗浴以其鬯酒非如三酒可飲之物大喪凡王弔臨

以鬯浴尸明此亦給主洗浴使之香美也

**共介鬯**以尊適早曰臨春秋傳曰照臨幣邑鄭司

農云鬯香草王行弔喪被之故曰介玄謂曲禮曰擊

擊

王

鬼

致

天子鬯主至尊介為執政之以禮於鬼神與檀弓曰

臨諸侯吟於於神曰有天王某父此王適四方舍諸

侯祖廟祝告其神之辭介於是進鬯介音界被豆

為執于僞反與音餘吟之忍凡王至介鬯釋曰

反致也父音甫本又作甫介副也王弔臨諸臣

則有副使從行者天子所往停在諸侯之廟祝致辭

告廟介使則進此鬯於神前故云介鬯以尊至

進鬯釋曰云以尊適早曰臨者欲解臨非如雜記

云上客臨彼謂哭臨也此王弔諸侯諸臣故以尊

適早解之引春秋者昭二年齊晏嬰辭引之者證以

尊適早稱臨之義司農云鬯香草者見王度記云天

子以鬯諸侯以薰禮緯亦云鬯草生庭故知鬯香草

也此直是秬鬯無香草故後鄭不從也云王行弔喪

被之故曰介者先鄭之意以介為被似若春秋被練

之義故云被之後鄭亦不從玄謂曲禮曰者下曲禮

司禮記

卷之二十一 三十三



若 某

唐禮疏

卷之十九

禮記

文云摯天子魯者彼摯下與天子魯諸侯圭卿羔已下為目此天子以魯為摯若卿羔之類但天子至尊不自執使介為執致之以禮於鬼神與者無正文蓋置於神前故云與以疑之云檀弓曰者此亦下曲禮文言檀弓者誤案彼註云珍致也謂使祝告至于鬼神王至尊臣不名君故云某父其字也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including characters like '天子', '魯', '介', '執', '致', '禮', '檀', '弓', '與', '以', '疑', '之', '云', '珍', '致', '也', '謂', '使', '祝', '告', '至', '于', '鬼', '神', '王', '至', '尊', '臣', '不', '名', '君', '故', '云', '某', '父', '其', '字', '也']*



